

元豐類藁卷四十六

南豐後學邵廉校刊

誌銘

亡兄墓誌銘

君姓曾氏諱畢字叔茂有智策能辨說其貫穿反復人莫有能屈之者身窮為生事或毛密應之無留而讀書理筆墨交賓客又思事未至當何如亦不廢也歡愉憂悲疾病行役寢食之間書未嘗去目故自上古以來至今聖賢百氏騷人材士之作訓教警戒辯議識述下至浮夸詭異之文章莫不皆熟而於治亂

興亡得失是非之際莫不能議焉其文章尤宏贍瓌麗可喜三代遠矣漢以來世有成事業就功名之時則賢臣謀士材技之人同世並出常若有餘至時或無所用之則士雖徃徃有紀而亦不俱見於世蓋墮窮頓委於巖壻間巷之中者豈少哉如君之材知辯博又其學如此使得用其志於事其施設必有異焉然卒不克見於世蓋亦豈非其命也夫君年四十有五皇祐五年以進士試於廷不中得疾歸卒江州祖諱某尚書戶部郎中贈右諫議大夫考諱某故太常博士娶李氏子曰覺曰黷女二人卒之歲十二月某

字奉

自葬建昌軍南豐縣之某鄉某原某里也弟輩為其

銘曰

世或須人中士為材有非其應聖不能諧故君之學於已為足而材與世為乖刻銘幽石維以告哀

故高郵主簿朱君墓誌銘

君諱某字齊卿姓朱氏其先家于彭城五代之亂徙于淮南今為淮南人曾祖某不仕祖某贈刑部尚書父某贈殿中丞君嘗試為祕書省校書郎蘇州之長洲尉高郵軍之高郵主簿以卒卒時乾興元年六月十九日也後卒之若干年其子象之東之升之延之

六

奉君之喪葬天長縣之秦蘭里於是時象之某官東之某官以材名餘皆為士某官以書命鞏曰子其為我銘之而以狀言公之為人有智計喜施與少從師學問已而捨學業其家家之食口數百仰於君君能資之皆出乎衣食嫁娶皆有餘法殿中之第工部侍郎吳初舉進士數困欲不復往君勸之曰第行無以廢為念故侍郎得由就其志至為達官大其家後卒官君既居官以材稱其為身務於廉臨獄訟務為恕毋某氏旌德縣太君娶耿氏又娶賈氏女歸太常博士吳祥柳州馬平知縣陳許池州推官李樞其季婦于曾氏某之先君博士也舅氏寔命鞏銘其敢辭銘曰
推心於家其愛已孚用力於官蓋以其餘得官於晚壽五十四故不大顯以極其志

江都縣主簿王君夫人曾氏墓誌

試校書郎揚州江都縣主簿王無咎妻曾氏建昌南豐人先君博士第二女也孝愛聰明能讀書言古今知婦人法度之事巧鍼縷刀尺經手皆絕倫先君選其婿於里中以婦王氏王氏家故貧曾氏為冢婦而其姑蚤世獨任家政能精力躬勞苦理細微隨先後

緩急為樽節各有條序有事於時節朝夕共賓祭奉
養撫其門內皆不失所時將以恭嚴誠順能得其屬
人其舅喜曰吾不以家為卹矣其夫歎曰我能一意
自肆於官學不以私累其志曾氏助我也生二女年
三十有三嘉祐四年五月三日以疾卒十二月葬建
昌南城曾大考尚書水部員外郎諱仁旺大考右諫
議大夫諱致堯先君太常博士諱易占將葬江都告
其兄輩使誌其墓天乎吾哭伯姊始踰朞又哭吾妹
而誌之其可哀也已其可哀也已

鄆州平陰縣主簿關君妻曾氏墓表

鄆州平陰縣主簿關君景暉妻曾氏建昌南豐人
尚書水部員外郎諱某之曾孫尚書戶部郎中直史
館贈右諫議大夫諱某之孫太常博士諱某之女而
輩之長妹也始吾妹為兒時育於祖夫人已不好戲
弄及長喜讀書於女工之事不教而自能為人進退
容止皆有法度人罕見其喜愠之色內外屬皆嚴重
之性儉素於紛華盛麗之際無所好其在父母及夫
之家或蔬食不給處之晏然其推之於人雖資身之
物不為秋毫顧惜計也其治女事尤勤雖勞不厭治
家人之業雖煩細皆有條理養父母姑舅皆至孝姑

字存官

字存

久疾晝夜候省未嘗須臾去其側藥食非親調不以進其於內外屬親䟽皆盡恩意人皆以謂宜富貴壽考而卒不得至其所宜有嗚呼其豈非命也歟嘉祐二年鞏與二弟得進士第南歸而吾妹從景暉視余於淮南至真州得疾七月某日卒於余之舟中。年三十有二矣有女一人曰某始五歲景暉以其喪歸六年十月丁酉葬於杭州錢塘縣履泰鄉龍井原景暉之王考諱某考諱某皆尚書職方員外郎而越之山陰人也吾妹既歿之六年景暉得進士第於是時余校史館書籍皆會京師而今於其間再哭妹又哭女與哭妻憂患之接於余者可謂多矣景暉之始葬吾妹也來請銘不及余與之皆恨焉而其會京師以歸也乃為之書吾妹之事以遺之而使表之於其墓上

故太常博士吳君墓碣

君諱祥字某姓吳氏事宋為太常博士年六十二某年某月某日以官卒于家卒之若干日葬真州楊子縣之某鄉某原初君從進士試屢不中年四十餘始中第為吉州軍事推官歸以選為開封府開封縣縣丞大臣稱其材遂為秘書省著作佐郎知考城縣又知河中府之龍門縣再遷為博士知蘄州之蘄水縣父

宋存作
被命余

喪除朝京師疾作遂求歸真州真州君家也初君之
屢斥於進士也既自力學問充其業又辨其弟務刻
苦養其親入其門內尊安其卑卑慕其尊一時皆稱
之及從事於吉州弟已死君夫婦痛自節衣食遂能
嫁其孤女若干人皆不失所時其在開封衣食常不
自足而親戚舊故之至京師者多以君為歸其喪父
也以家之有無葬故葬不緩親戚或憂其貧欲出錢
為基址謂君一強可以取其贏君歎曰吾不敏既位
於朝貧吾素也喪乃欲為利乎平居恂恂不與犯者
校及其自守人亦不能移也官歸常僦屋以居既卒
幾不能葬曾大父某大父某父某以君之恩為大理
評事妣某氏某縣太君太君之喪君致其哀有過人
者妻朱氏某縣君余姨也有助於君子曰某女嫁毫
州觀察推官張天經既葬某為碣於墓而與天經來
乞銘於鞏天經以材名人皆曰其尚能存君之家者
銘曰
維吾先君太王之嫡禪聖圖民於東窺跡其後孔蕃
以國為氏君紹厥宗其德則類儉著于家勤著于身
不苟其贏卒死於貧維時之人命士大夫縞冠素蓋
爭利於塗曾不君慕顧或笑之非彼可議維世足歛

較于銘章。君有則多。以遺其孥。非厚如何。

知處州青田縣朱君夫人戴氏墓誌銘

知處州青田縣事天長朱君諱某之夫人曰高郵戴氏年七十有七。治平元年九月庚午以疾卒于楚州監倉之官舍。某年某月某甲子。葬于天長之某鄉某原。夫人之考諱奎。娶徐氏女。夫婦皆有善行。聞於其鄉。夫人受教於始笄。從事於既嫁。少而行脩於身。老而教行於家。故父母曰：不遺吾憂。舅姑曰：能順吾志。夫受其助。子賴以成。其平居深靜。有儀法。不妄笑言。就之色莊。而氣仁。居貧自薄。衣食而厚於施。與屬人之孤女為叔嫁者。蓋二人。云既老矣。女事不廢。而婦容益恭。雖少者有不及也。有子四人。曰某。曰某。曰某。曰某。早卒。某州錄事參軍監楚州裝卸米倉某。衢州西安縣令。皆及進士第。好古而有文。夫人於某外。叔祖母也。故舅氏屬以銘。銘曰：

淑哉戴氏。青田之助。允直且仁。蓄德于身。為下肅祗。為上惠慈。安意處貧。薄已裕人。其承有子。以文起仕。秀髮垂領。享有多慶。卜壤之良。乃兆新堂。刻此幽文。美寔長存。

亡姪韶州軍事判官墓誌銘

用石本校

覺姓曾氏吾兄之子也吾先人六子吾兄諱暉暉為衆
 長有材而不試以死覺自少則勵志力學問知道理
 善於屬文及長慨然慕有為於世不肯碌碌為人恭
 謹循循寡言治平二年及進士第為吉州司法參軍
 有能吏名用薦者為韶州軍事判官行至虔州得疾
 卒於驛舍熙寧三年十一月己丑日也年三十有七
 覺字道濟建昌軍南豐人高皇考諱鑿鑿太常博士
 曾皇考諱鑿鑿尚書戶部郎中直史館贈右諫議大
 夫覺母李氏妻鄧氏夏氏范氏有子修復熙寧四年
 八月壬申葬于南豐龍池鄉之源頭吾哀其若將有

字本無高字

字本無曾字

成也而止於斯故為銘其墓曰德累則厚方濟而隕材引則

行德累

達未試而泯志氣不獲誰云非閔墓石有文尚求來信

光祿少卿晁君墓誌銘

公姓晁氏其家先濟州之鉅野今為開封祥符人皇
 考諱邁尚書駕部員外郎贈開府儀同三司吏部尚
 書皇祖佺贈太傅皇曾祖諱憲贈某官公諱宗格字
 世恭少以世父太子少保贈某官謚文元諱迥恩補
 將作監簿十四遷至光祿少卿歷監單州應天府酒
 稅知蘇州之常熟婺州之蘭溪縣事通判安州杭州
 事知通州虔州提點廣南東路刑獄公事又知信州

泉州享年六十有三熙寧二年某月某甲子卒于官
四年某月某甲子與其夫人某縣君閻丘氏合葬于
揚州江都縣之廣陵鄉公爲人樂易慈恕寡言笑人
不見其喜怒遇事果於有爲人亦罕能及者其爲常
熟修學校理溝防人賴其利爲蘭溪繩姦字窮境內
和洽通判安州安州政待公而決通判杭州州將矜
已自肆上下莫能變公徐與之論可否語平而氣和
將畏且從也繇是上下倚公以治至今杭人稱之其
爲虔州州近鹽多盜與訟公至修弛廢督姦疆威信
盛行盜不敢發而獄無繫囚及在廣南其用法常寬
而欲人自避曰治有先後緩急者謂此也其視部吏
孜孜恐失一善而惡人亦莫敢犯公法其爲通判如
廣南爲信州泉州如虔州所至人皆安公之政而去
常思之蓋公之行已居官而見於事者如此而其大
抵則於仁厚最隆也毋張氏壽安縣太君子男二人
曰仲景海州司理參軍曰仲孺試將作監主簿孫男
三人曰端復曰端儼皆太廟齋郎曰某未仕也女六
人長適太常博士集賢校理曾鞏銘公墓者也次適
某官劉某某官高元振某官燕若濟今存惟燕氏婦
餘早世閻丘夫人爲身治家皆應儀度卒於公歿之

南豐集 卷第六 六
明年某月某甲子公歿家無餘財而仲景仲孺皆謹
厚自刻勵能世其先人於是又知公之教行於其家
也銘曰

晁世來西大有文元有卿有公繼屬綿綿曰卿謂誰
時維光祿作其德音先于外服其光伊何有善自身
匪飾匪雕璞王之純治有恩威時其張弛彼畏此懷
吾寧一理于虔于泉于嶺之南里安戶擾罔有不咸
宜壽而昌胡不百齡尚茲介祉維後之成

夫人曾氏墓誌銘

夫人吾從女兄也姓曾氏沈靜謹約不妄笑言遇人
一以恕於其內外屬之間孝友慈順無不當於理故
與之處者皆愛哭其死者皆哀嗚呼爲女如是足以
知其賢又足以知吾之祖考以來教行於其家也夫
人考諱某皇考諱某尚書戶部郎中直史館贈右諫
議大夫曾王考諱某尚書水部員外郎建昌軍南豐
人夫人嫁爲同縣朱君某之妻有子曰軾曰某軾以
文行稱於鄉有孫曰京曰彥京爲真州司法參軍毫
州教授夫人享年若干某年某月某甲子卒于寢某
年某月某甲子葬于南豐之某鄉某原將葬軾以書
來請銘余曰銘莫如余宜爲廼爲其辭曰

女德在幽而始人倫詩有顯揚以立生民尚類于古淑爲夫人壺有彛則仔肩以身曾不蕃寵畀其子孫曾不遐年善則長存維仲薦美列辭墓門

天長朱君墓誌銘

君姓朱氏諱延之字某其先彭城人今家於揚州之天長縣曾祖某贈尚書右僕射祖某贈尚書工部侍郎考某贈太子中舍母賈氏某縣太君君年若干卒于熙寧六年六月之內申葬於某年某月之某甲子其墓在天長之同人鄉秦蘭里君聰明敏悟少力學問爲文章數就進士試不合乃嘆曰與其屈於人孰若肆吾志哉因不復言仕方是時朱氏世以仕宦顯於淮南君居其家尤孝謹慈良然與人非其意不肯苟合既果於自爲而其治見於家者規畫纖悉備具推之知其可任以事然卒於無所遇君亦未嘗不自得也君少孤養母母之父死歲久其喪寓於遠貧不能歸也君居窮經營卒能使之返葬及晚而饒財又能樂賑施人以此多君也君娶沈氏諫議大夫立之女早卒再娶王氏殿中丞鼎臣之女子男四人寅萬廣寓皆有學行女五人許嫁進士滿希遠太廟齋郎馬某餘尚幼君余舅也故爲之銘其墓其辭曰

南豐文集 卷之六 十一
勢不云泰志則非屯彼穀之丹豈易吾仁廩有餘粟
及里與隣藏有圖書遺其子孫已則無憾尚畀後人
識美幽堂日遠彌新

秘書省著作佐郎致仕曾君墓誌銘

君姓曾氏諱庠字明彝建昌軍南豐縣人曾祖諱某
尚書水部員外郎祖諱某尚書戶部郎中直史館贈
右諫議大夫考諱某舒州軍事推官君進士及第歷
邵州司理叅軍用薦者爲衡州常寧縣令福州福清
縣丞以疾自陳遷秘書省著作佐郎致仕卒於熙寧
九年十月某甲子年五十有九以其年十一月某甲

子葬南豐龍池鄉之原頭母吳氏妻黃氏朱氏有子
曰擴曰某曰某女四人君少孤自感勵好學能文章
爲人聰明敏達喜事有大志不肯少屈爲吏以材稱
治獄能盡其情爲令丞易敝興壞綱紀具修吏不敢
犯而民安之也有聲顯聞薦者自許得人不幸不壽
不克盡其用將葬擴來告曰願有紀也廼爲其銘曰
發其華見於文收其寔見於事于其小綽有聞于其
卓屈不試尚不沒慰後昆矢以辭列幽隧

亡妻宜興縣君文柔晁氏墓誌銘

文柔姓晁氏諱德儀字文柔年十有八嫁余余時苦

貧食口衆文柔食非衣敝自若也事姑遇內外屬人無長少遠近各盡其意仁孝慈恕人有所不能及於櫛珥衣服親屬人所無輒推與之不待已足於燕私未嘗見其惰容於與人居未嘗見其喜愠折意降色約已以法度學士大夫有所不能也爲人聰明於事迎見立解無不盡其理其槩可見者如此蓋天畀之德而天其年遺以相余而奪之蚤余不知其所以而又不自知其哭之之慟也文柔以嘉祐七年二月甲子卒于京師年二十有六余時校史館書熙寧四年追封宜興縣君十年二月庚申葬于建昌軍南豐縣龍池鄉之源頭余時為洪州文柔有子男曰綰太廟齋郎曰綜未仕也女慶老三歲而死晁氏世家澶州清豐縣今為開封府祥符縣人文柔曾祖佺贈太師中書令祖邁尚書駕部員外郎贈開府儀同三司吏部尚書考宗恪光祿少卿余南豐曾鞏子固也銘曰人孰不貴子逢其窮世誰不壽子罹其凶維德日躋生不見其止維聲日遠歿不見其終子能自得懟者在人遺以輔余曾不遂巡歲云其逝予悲孔新其孰昭之琢此幽珉

亡弟湘潭縣主簿子翊墓誌銘

熙寧十年春予蒙恩予告葬其弟子翊於南豐維子
翊姓曾氏諱宰字子翊世魯人今家建昌軍之南豐
子翊少力學六藝百子史氏記鍾律地理傳注箋疏
史篇文字目覽口誦手抄日常數千言手抄書連榻
累筭不能容於其是非治亂之意既已通至於法制
度數造物立器解名釋象聲音訓詁織息委曲貫穿
旁羅無不極其說且老未嘗易意其為文馳騁反復
能傳其學為人質直孝弟抑畏小心少年飲酒歌呼
饒樂放縱之事未嘗一接焉其學行如此於世用宜
如何也然位不過主簿壽止於四十七其非可哀也
夫子翊嘉祐六年進士及第歷舒州司戶參軍潭州
湘潭縣主簿所居官理其去人思之其學於古者蓋
未嘗試也有子經綬純約女適饒州軍事判官曹唐
弼次尚幼也曾祖諱某尚書水部員外郎祖諱某尚
書戶部郎中直史館贈右諫議大夫考諱某太常博
士贈尚書都官員外郎先大夫夫人吳氏吳興郡太君
今太夫人朱氏南昌郡太君妻張氏子翊熙寧元年
四月乙巳卒於湘潭十年三月庚申葬於南豐龍池
鄉之源頭銘曰
好學不倦以及其詳力行不已亦蹈其常見於遺文

南豐文集 卷四
華衮之章含其淳德璞玉之良于舒于潭非試其有方疆而盛又奪其壽畜而不施則既已矣。潛而益明尚監于此。

曾氏女墓誌銘

先君太常博士贈尚書都官員外郎曾公之第八女諱德耀字淑明生而慧淑於女工不學而能於孝愛天成也生二十歲許嫁大理寺丞王幾行有日矣嘉祐六年九月戊寅以疾卒于京師熙寧十年三月壬申葬南豐之源頭其兄鞏為銘曰

孰訛爾質而伐其成尚千萬年爾室之寧

二女墓誌銘

南豐曾氏葬其二女其父鞏為誌曰予校書史館凡九年喪女弟喪妻晁氏及二女余窮居京師無上下之交而悲哀之數如此二女曰慶老吾妻晁氏出也生三歲而夭實嘉祐六年十一月壬申方是時吾妻晁氏病已革慶老疾未作之夕省其母勉慰如成人中夕而疾作遂不救蓋若與其母訣也曰興老吾繼室李氏出也卒時始二歲實治平三年九月甲寅是時余方鎖宿景德寺試國子監進士不得視其疾臨其死也二女生而值予之窮多故其不幸又天以死

所謂命非邪熙寧十年予為洪州始以三月庚申瘞
二女於南豐之源頭同穴慶老在右與老在左是為
誌

仙源縣君曾氏墓誌銘

吾妹十人其一蚤夭吾既孤而貧有妹九人皆未嫁
大懼失其時又懼不得其所歸賴先人遺休嫁之皆
以時所嫁之者皆良士謂宜皆壽而昌以延光榮于
父母家也而十餘年間死者四人先人之盛德也吾
妹之懿也曾不章字於世而天吾故不知夫哭之之
慟也諱德操字淑之人者吾之第九妹也嫁江都王氏
為殿中丞贈尚書曰屯田員外郎諱某之子婦殿中丞
幾之妻封仙源縣君為人柔懿靜顚動止以儀度平
居温温一言笑不妄也與人群居自處者常取其後
與人共衣食自與者常取其薄王氏故貧垢衣菲食
未嘗以為歉恭大慈小輔其夫以義無不得其宜者
不幸年三十有一以死有子男二人曰某曰某女二
人皆幼也曾氏其先魯人今家建昌軍之南豐吾妹
為尚書戶部郎中直史館贈右諫議大夫諱某之孫
女太常博士贈尚書都官郎中諱某之女卒於熙寧
七年三月庚子葬于揚州江都縣東興鄉元豐四年

某月某甲子也銘曰

既艱其生又不介之壽維篤于仁尚克臧厥後

元豐類藁卷之四十六

元豐類藁卷之四十七

南豐後學邵康校刊

碑

太子賓客致仕陳公神道碑銘

太子賓客致仕陳公既葬其孤聃與其宗親屬人謀曰公歿所以原大追功既有太史之狀幽宅之銘維墓道有碑可以明著公之休德遺澤章眎萬世以假寵陳氏之子孫於無窮而其辭未立於誼謂何廼相與來請於余余辭不能既不獲廼論具公胄出位序行治之寔以為碑辭而屬之以銘其辭曰惟陳氏其

論具疑
具論宗
本同

先虞舜之後封於陳春秋時陳滅入楚其子孫以國為氏世為顯姓見於記錄至公之先始家南康軍之星子至公又家江州之德化曰知公十字同曾祖考也曰彥璩公祖考也曰累贈禮部尚書俊公考也公諱與字公順祥符八年進士及第歷常州團練推官盜有棄財走者公以謂不應死通判不肯用公言是時公起家少年及遇事堅爭不可奪其守老吏皆驚盜卒得禱死以尚書憂去位服除補武安軍節度推官侍御史李偕守武安事倚公決州賴以治轉運使陳從易以公為材獄有久不決者皆屬公治之凡治二十四獄人皆服其平以皇妣嘉興郡太君馮氏憂去位服除補岳州軍事判官舉監潭州茶米倉天聖初潭州茶課視景德虧十之六公謹於繩吏而果於去民之所素不便者茶視舊課歲增九百萬斤用薦者改秘書省著作佐郎知吉州廬陵縣廬陵人喜鬪訟械繫常克縣庭公除其害政者人心大變月餘囹圄空虛而人自得田里之間樞密副使姜遵嘗為廬陵民便之至是有前姜後陳之諺移知資州資陽縣遷秘書丞用薦者通判戎州州將武人以州任屬公民夷悅附政以大和遷太常博士尚書屯田員外郎通判潭

州溪洞諸蠻犯約知州事劉夔劉沆繼出行邊公實
總州任內脩民事外奉師費凡輸粟帛金錢四十有
八萬兵械稱之用足於軍而賦役不加於民沆及荆
南王居白岳州滕宗諤與湖南北部使凡十有二人
請即用公為轉運判官會轉運判官廢故不行遷都
官員外郎知撫州恩信行部中奸疆擾服貧細得其
職遷職方員外郎明堂恩遷屯田郎中賜服金紫去
知安州以寬靜順其俗教民通溝洫趨農桑遷都官
郎中知蜀州大興學校遷職方郎中太常少卿知蘄
州居半歲以目疾請老灑心光祿卿致仕始家江州英
宗即位遷秘書監今上即位遷太子賓客公少長閭
巷能自感發疆志力學為進士一出遂收其科為吏
明悟敏捷見義敢為不少屈以求合蓋從事於州郡
久之不進而其志彌厲其治於惡人無所貸至其過
失則無所不容而於善人惟恐失其所也遇人豁然
不為畦疇於其所長未嘗不薦藉成就之於其急難
與貧不能自存者未嘗不賑而助之公既好學至於
聲音星曆之伎無所不知及退而自休日有脫廼長
書省廼賓宮朝寵則日躋身焉逍遙世狠而爭公裕
有之世惴而持公恬處之公有賓事鼓瑟吹竽公退

燕私左詩右書年則大耄氣蓋坐人笑談待終曾不
頻呻有歸墓隧豐碑螭首勒辭告休尚慰爾後

秘書少監贈吏部尚書陳公神道碑銘

祥符九年九月甲辰秘書少監知廣州陳公卒于位
以聞天子官其二子以憫寵其家天聖中今天子脩
先帝功臣記之于史而太史考公之謀議勞烈於朝
訪公之世族州里官次行治之本末於家以書于冊
已又有詔次其功著之令典布之天下曰維所以寵
嘉陳氏之子孫者其世世無絕嘉祐三年公子三人
謀曰吾先人之所既立記德心之史藏于有司褒功之
詔傳于天下維墓有碑後碑所以載吾先人之休聲
美寔而又廢不立懼無以飭其子孫於千萬世以為
已羞則相與來乞銘文以刻於石其叙曰維陳氏其
先遠出於舜至周武王之時陳為舜後媯滿之封國
至春秋之際楚滅陳而子孫之散亡者因為氏姓其
後居長葛者出於漢太丘令寔之後唐之晚長葛之
陳氏徙南劔州之沙縣公諱世卿字光遠南劔州沙
縣人也曾太父龜大父昂父文餘公貴贈其父尚書
駕部員外郎公為兒時書木葉為詩其父見之大驚
遂始使學書以篤志聞於人中雍熙二年進士為衡州

軍事推官改靜安軍節度推官王小波李順盜蜀州縣多不能保東圍靜安公應變為箭筈兵械城守之具百餘萬約其屬分城守之圍既久不解分城者疑懼意懈出語動公公以義譙數勉之而間謂州長張雍曰此屬留之則潰人心縱之使求外兵則兩全雍聽其言盜數萬人圍靜安八十日公奮勵距敵射其裨將一人應手死又射至數百人無不輒死盜以故不敢迫而外兵來救乃卒解靜安之圍事聞即其軍以公為掌書記父喪不許去官自宋興小吏勢弱盜起往往轉掠數百千里吏輒棄城走及公之保靜安則若吏力皆可以有為者然公之於此時蓋亦以無為有以少勝衆此材智烈丈夫之所為小拘常見之人亦安能責其出此哉公在靜安七年還為祕書郎真宗即位召公欲以補御史而張鑑守廣州乞公自助乃以公與鑑累遷尚書度支員外郎賜緋衣銀魚歷河南府新安縣通判廣州知建州改福建路轉運使又改兩浙入判三司勾院復為荆湖北路轉運使澧州諸蠻奪澧旁地耕守數縱兵入盜積十餘歲莫能却公至諸蠻畏悅皆還就溪洞而歸故所掠地與人公因築武陵澧州三寨以備蠻詔書嘉獎公去久之

而後吏不能善蠻蠻亦輒復入盜天子問公前所以服蠻者何為而今將治之者何出公具對而刊其藁世故莫知其何術也公在荆湖歲餘擢為秘書少監知廣州賜金紫服至則罷計口鬻鹽人以休息海外國來獻多人徒以食縣官而徃徃皆射利於中國也天子問公所以綱理之者公以謂以國之小大裁其使員授官之多少通其公獻而征其私貨可以息弊止煩從之居南海四年未及召而得疾卒年六十有四某年某月某甲子葬于沙縣之龍山鄉崇仁里母夫人某氏某縣君繼母夫人蕭氏某縣君夫人羅氏某縣君子五人曰儼尚書比部員外郎曰侃福州古田縣尉曰佩衛尉寺丞曰偉同學究出身曰儻殿中丞佩偉皆早世而儼儻之進于朝累贈公吏部尚書公事繼屏行純篤其進膳飲藥物必經手其執喪人恐其不勝哀也遺戒諸子皆人之大節好振人之窮樂獎人之善所薦士後多至大官宰相張士遜公所薦也公常以謂我之所以自著者在行事故不必見於文章所以事上者不求人知故其於謀議尤多而人罕得而知也噫其可謂自信特立也已其銘曰允淑陳公生知書學人就其華我居以樸盜驚西上

公在圍城隣有破官公守不傾往眎蠻荆其得孰窺
蠻來受職若與為期翼翼蜀州士全純白茫茫楚野人
復耕織原念累功進位南伯內治何為與人休息外
治何為賓柔荒國允淑陳公文武之特聲載于人實
告于冊又慰爾後刻銘墓石

刑部郎中張府君神道碑

府君諱保雍字粹之景德二年舉進士中甲科授山
陰主簿有能名提點刑獄皇甫選上其狀拜大理評
事監尉氏酒踰年知三泉用故事得假五品服專達
既至嘆曰吾常所欲為此幾可試也縣以治聞就改
寺丞久之通判齊州李丞相迪鎮永興振府君自贊
遂通判其軍府李公去寇萊公代之詔易府君鳳翔
萊公雅知其賢因奏留之事有利害未嘗不爭聽乃
止璽書獎之遷殿中丞錢思公惟演李三司士衡薦
任佐益州避親嫌不拜授鄜州遷太常博士尋換晉
州今上即位以屯田員外郎緋衣銀魚知漢州夜中
囚卒叩府告禁兵兩營變佐吏駭怖入府府君徐出
獨械囚卒掠之趣作誣狀徇兩營以安之至明鞠得
乃實囚卒與伍中謀幸授已甲捕兩營因自以為叛
遂棄之市及謀者九人因奏言蜀戍兵久今徃徃叛

可因使臣去來番代之行之至今擢拜都官還朝莊
獻太后面嘉之聯拜職方度支判官契丹國信使荆
湖北路轉運章服金紫有馮異以化黃金于太后得
奉職監鄂州稅知州歐陽穎事之曲恭武昌置場中
市民炭常時吏先署入抄文為足而實尚留民家不
入比漕發乃直取載之以為故穎暴又欲資異謀使
按之坐盜死者十八人當論府君自荆南乘單船六
日夜入鄂直之管守吏數人而已同時漢陽俚民販
茶得知軍駱與京誣民忤巡檢應首死者二十人隨
者百餘人與京暴甚穎又莫敢相曲直府君遂亂江
往慮之二十人者得不死隨者皆貫漢陽距江為城
濼至隄輒毀歲調新石發民完之工四千人兩縣以
病府君身自護作者工費半隄完至今遷祠部郎中
滿歲更兩浙轉運使加刑部行部至婺刺得其守罪
留治之未既疾作遂不起明道二年九月五日也享
年五十九歲以景祐二年八月壬申葬汝南宣猷鄉
之先塋張氏世為顯姓府君先君齊之禹城及考諱
制官至庫部員外郎贈吏部侍郎過蔡州樂之家焉府
君娶彭城劉氏樞密直學士師道之姪封本縣君子
定察彥博仕有治聲最少彥輔未仕府君之喪朝廷

以察為鄂州推官府君甚愛考城劉侍制劉亦厚結
 之子娶府君女慶曆三年彥博為撫州司法為予言
 府君平生端重不恡休燕間未嘗見其懈容為治威嚴
 不撻細事為漢州民趙昌以盡名府君迄代不問至
 劍門昌追獻畫二幅曰前太守舉從昌取又應朝貴
 人求汲汲昌以技嘗自苦德公不擾敢獻府君疆受
 之而歸之直其使吳越吳越匠巧天下未嘗致一器
 一物歷問其治已雖小者如此立稱其官次施設狀
 如前而曰今史館脩撰王質銘其德於壙中校書郎
 王安石又序其詩惟所必顯章於墓道之左者其辭
 不立懼無以畀四方人視聽請予文張之於碑予不
 讓銘曰為天下之道本諸得人公鄉內庸諸侯部使者
 外治其體兩重也易知矣今常患材難不足布此位
 故不能推其功惠及民豈世所謂賢天固嗇邪抑其
 求弗切耶盖宜放而登當取而遺其施為繆然也如
 府君鍾材甚美而進也得其時自守及使緒行既卓
 矣使極其設施可勝言耶而止於斯其可嗟也已方
 今敝郡彫部相望如府君其又可思也已則凡蔡里
 之羞齷惡得不嚴其墓耶

故朝散大夫尚書刑部郎中充天章閣待制兼侍

宋本宜
與本同

庸宜與
本亦庸
字亦庸
銘宜與

讀上輕車都尉賜紫金魚袋孫公行狀

曾祖恕皇任博州堂邑縣主簿贈太子中舍

祖賁皇任尚書庫部郎中

父從革皇贈尚書職方員外郎

公諱甫字之翰天聖五年同學究出身為蔡州汝陽縣主簿八年進士及第為華州觀察推官華州倉粟惡吏當負錢數百萬轉運使李紘以吏屬公公令取斗粟舂之可棄者十纔君一二又試之亦然吏遂得弛負錢數十萬而已紘以此多公薦之遷大理寺丞知絳州翼城縣樞密直學士杜公衍奏知永興軍司錄遷殿中丞樞密直學士張公逸奏監益州交子務遷太常博士慶曆二年杜公為樞密副使又薦之得試為秘閣校理三年改右正言知諫院因災異言應天所以譴告之意者在誠其行有其誠矣所以順天者在愛其民於是遂請斥浮費出宮女除別庫之私以寬賦歛初李元昊反河西契丹亦以兵近邊謀棄約任事者於西方益禁兵二十萬北方益土兵二十萬又益禁兵四十指揮及群盜張海郭醜山等劫京西江淮之間皆警是時已更用大臣矣又令天下益禁兵公言曰天下所以大困者在浮費而浮費之廣

字本全字
依魯祖二
字祖子
依魯祖二
字

者兵為甚。今不能損，又何益之邪？且兵已百萬矣，不能止盜，而但欲多兵，豈可謂知先後哉？不報於此，是極論古養兵多少之利害，以聞語詆大臣尤切。既而保州有兵變，朝廷賞先言者，公以謂有先言者而樞密院不以時下不可以無責，天子曰：「某吾方倚以治也，不可使去位。」公猶固請議其罰，邊將劉滄謀立，永洛城與部署狄青尹洙議不合，滄違其節度，遂立之。青等械繫滄，以聞。公言曰：「城之所以蔽秦而通秦，渭之援宜不廢其功，而赦滄之輒，遂從公議。」燕王薨，大臣謂用不足，欲緩葬。公言曰：「燕王上之叔父，葬不可以不如禮。」又言後宮事，又言宰相罪當罷，皆行其言。上既罷宰相而用某為叅知政事，又言某不可任以政。天子難之，因求為外官。而是時朋黨之議亦已起，大臣相次去位。公上書論爭語尤切，已而奉使契丹，還遷右司諫，知鄧州，徙安州，又徙江南東路轉運使，又徙兩浙，遷起居舍人，尚書兵部員外郎，改直史館，知陝州，簡厨傳之費，陝人安之。鄰州歲時以酒相慶，問公命儲別藏備官用，一不歸於已，至今遂為法。徙晉州，近臣過晉，夜半叩城欲入，公曰：「城有法，吾不得獨私，終不為開門。」徙河東，轉運使，賜金紫服，入為三司。

度支副使輸物非上有者。公為變其法。使之代輸。至和三年。遷刑部郎中。入天章閣。為待制。遂為河北都轉運使。疾不行。又兼侍讀。嘉祐二年正月二十一日卒。於位。公博學強記。其氣溫。其貌如不能自持。及與人言。反覆經史。上下千有餘年。貫穿通洽。不可窺其際。而退眎其家。初未嘗蓄書。蓋既讀之。終身多不忘也。其居官於其大者。既可知已。於其小者。亦皆盡其意。云雖貴而衣食薄。無妾媵。不飭玩好。不與酣樂。泊如也。時從當世處士講評。以為遂其好而客。或造其席者。與之言。終日不能以勢利及也。其於人少合。亦不求其詳。所與之合。亦不阿其意。蓋公與河南尹洙相友善。而尤為杜丞相所知。慶曆之間。二三大臣又與同心任事。然至於論保州之變。則所指者。蓋杜公。非益兵之議。則所詆者。蓋二三大臣。至於城東洛也。又絀尹洙而申劉滄。其不偏於所好如此。然已而朋黨之議起。大臣多被逐。公之爭論尤切。亦不自以為疑也。噫。可謂自信獨立矣。可以觀公之行也。所著唐史記五十五篇。以謂已之學治亂得失之說。具於此。可以觀公之志也。公歿有詔。求其書。公享年六十。其先開封扶溝人。至公之祖。徙許之陽翟。今為陽翟人。

母李氏長安縣太君妻某氏某縣君子宜滑州觀察
推官寔寔皆將作監主簿宜等以狀來屬鞏謹序次
其實可傳於後世者如右謹狀

卷首陳公神道碑中凡脫一葉又四行自宜與本以下皆同今得宋本補三百
年相承之訛喜而誌之庚寅九月初公焯書

元豐類彙卷第四十七

元豐類彙卷第四十八

南豐後學邵廉校刊

傳

徐復傳

徐復字希顏興化軍莆田人嘗舉進士不中去不復
就博學於書無所不讀尤通星曆五行術數之說世
罕有能及者為人倜儻有大志內自飭勵不求當世
之譽樂其所自得謂富貴不足慕也貧賤不足憂也
故窮閭漏屋敝衣糲食或至於不能自給未嘗動其
意也遇人無少長貴賤皆盡恭謹其言前世因革興

壞是非之理人少能及然其家未嘗蓄書蓋其強記如此也康定中李元昊叛詔求有文武材可用者叅知政事宋綬天章閣侍讀林瑀皆薦復詔賜裝錢州郡迫趣上道既至仁宗見復於崇政殿訪以世務復所以為上言者世莫得聞也仁宗因命講易乾坤既濟未濟又問今歲直何卦西兵欲出如何復對歲直小過而太一守中宮兵宜內不宜外仁宗善其言復又獻所為邊防策太一主客位成曆洪範論上曰卿所獻書為卿留中必欲官之復固辭廼官其子晞留復登聞鼓院與林瑀同修周易會元紀歲餘固求東歸仁宗高其行禮以東帛賜號冲聯處士復久遊吳因家杭州州將每至必先加禮然後未嘗肯至公門范仲淹知杭州數就復訪問甚禮重之仲淹嘗言西兵既起復預言罷兵歲月又斗牛間嘗有星變復言吳當大疫死者數十萬人後皆如其言復平居以周易太玄授學者人或勸復著書復曰古聖賢書已具顧學者不能求吾復何為以徼名後世哉晚取其所為文章盡焚之今其家有書十餘篇皆出於門人故舊之家復卒時年七十餘既病故人王稷居睦州欲往省之復報曰來以五六月之交尚及見子稷未及

往至期復果已死其終事皆預自處子晞年五十餘亦致仕官至國子博士復贈尚書虞部員外郎復死十餘年而沈遘知杭州榜其居曰高士坊云贊曰復之文章存者有慎習贊困蒙養等篇歸於退求諸已不矜世取寵余論次復事頗采其意云若復自拔汗濁之中隱約於閭巷久而不改其操可謂樂之者矣

洪渥傳

洪渥撫州臨川人為人和平與人游初不甚歡久而有味家貧以進士從鄉舉有能賦名初進於有司連輒黜久之乃得官官不自馳騁又久不進卒監黃州麻城之茶場以死死不能歸葬亦不能返其孥里中人聞渥死無賢愚皆恨失之予少與渥相識而不深知其為人渥死廼聞有兄年七十餘渥得官時兄已老不可與俱行渥至官量口用俸撥其餘以歸買田百畝居其兄復去而之官則心安焉渥既死兄無子數使人至麻城撫其孥欲返之而居以其田其孥蓋弱力不能自致其兄益已老矣無可奈何則念輒悲之其經營之猶不已忘其老也渥兄弟如此無愧矣渥平居若不可任以事及至赴人之急早夜不少懈其與人真有恩者也予觀古今豪傑士傳論人行義

不列於史者往往務撫竒以動俗亦或事高而不可
為繼或伸一人之善而誣天下以不及雖歸之輔教
警世然考之中庸或過矣如渥所存蓋人之所易到
故載之云 此卷六傳二篇疑其不完 宋本同

元豐類彙卷之四十八

元豐類彙卷之四十九

南豐後學邵廉校刊

本朝政要策

考課

建隆初始以戶口增耗為州縣吏歲課之升降興國
初又定三等之法以覈能否其後遂詔郭贇滕正中
雷德驥典其事雍熙間上嘗閱班簿欲擇用人而患
不能徧知群下之材始詔德驥以群臣功過之迹引
與俱對淳化中又分京朝官考課使王沔主之幕職
州縣官考課使張宏主之三班考課使魏廷式主之

沔既奏其法於是御史弋子元郎吏張紳皆以負黜焉然沔之法亦以煩碎無待士君子之體物議非之久之復廢京朝官考課而置審官院以錢若水主之廢州縣官考課歸之流內銓以蘇易簡主之唯三班無所改易其後天子又嘗欲自宰相脩唐制書考之事既而但欲責其稱職遂不行焉然親書課最之意二十餘幅以賜若水等蓋其丁寧之意如此焉

訓兵

古者四時田獵以習武事孔子譏不教民戰者周禮司馬軍旅之政詳矣戰國至於漢唐兵法尤具焉自府衛廢而執兵者皆市人故有天寶之敗以至晉漢兵雖數十萬而皆不素習士居閑暇則自為生業將乘勢重則取其課直至周世宗高平之退遂收驍勇之士命太祖習焉取其尤者為殿前軍而禁衛之精自此始也宋興益積其法壯銳者非其軍籍老懦者黜而去之以至太宗真宗屢自臨試而蒐擇故興國有楊村之閱咸平有東武之蒐軍旅之盛近世無比焉然自此兵益以廣議者以動衆為疑而簡練之綱遂踈黜廢之法益恕矣雖天子丁寧欲拯其敝而群臣莫能奉其意焉

添兵

唐罷府兵始置神武策為禁兵不過三數萬人以備天子扈從藩衛而已故祿山之叛驅市人以戰賊德宗蒙塵扈駕者四百餘騎甲兵皆散在郡國自河朔三鎮不統於京師餘可舉者太原青社各十萬人邠寧寧武各六萬人潞徐荆楊各五萬人襄宜壽鎮海各二萬人而觀察團練據要害之地者亦各不下萬人五代之際四方割裂以區區中州之地晉漢之兵嘗至於數十萬人養之既廢教與用之又皆不得其理周世宗高平之退中國兵制始脩列焉宋興太祖鑒前世之敝益脩教習之法始黜老懦之兵至於邊鄙務在擇用將帥以拆衝一方之難故姚內斌領慶州董遵誨領環州二人所領之兵纔五六千而已當是之時舉中國之兵纔十六萬人平五強國不知兵之少也。至太宗伐劉繼元駕前之兵蓋十餘萬兵之稍稍益廣自是矣。其後曹彬之敗祁溝關也在行之兵實二十萬既而揚業敗於陳家谷口劉廷讓敗於君子館全軍歿焉士卒前後戰死沿邊瘡痍之兵不滿萬計皆無鬪志河朔震搖悉科鄉民為兵以守城咸平之間又集近京諸州丁壯以為兵而西北邊臣

神武策高平

武字本高

宋存

南史卷之九 卷之九 三
猶請益兵不已張齊賢請調江淮丁壯八萬以益西
師天子憂之謂呂蒙正曰方事之警急衛兵亦可抽
減其如衛兵數亦不足蒙正復請取河南丁壯以益
兵天子難其言然不得已而卒聽焉其後又請濟師
不已遂令劉承珪取環慶諸州復兵升為禁兵彌振
武軍以益焉自此募兵之法益廣矣天子延見近臣
屢歎兵數之倍而思太祖之法有減兵之意嘗曰雖
議者恐其動衆亦當斷在必行然群臣莫能承上意

兵器

百工之事皆聖人爲而其於兵械尤重矧矢之取諸
際始見於經至於周官考工記陳五兵之法可謂詳矣
漢興言兵者十三家其要皆首以便手足利器械立攻
守之勝語曰器不堅利與徒搏同是兵械之不可不
脩也宋興太祖將平定四方命魏丕主作責以稱職
每造兵器十日一進謂之旬課上親閱之作治之巧
盡矣國工署有南北作坊歲造甲鎧具裝鎗劔刀鋸
器械箭筈簾皮筮弩撞床子弩九三萬二千又有弓
弩院歲造弓弩箭劔甲兜鍪甲葉箭鏃等九六百五十餘萬諸州
歲造弓弩箭劔甲兜鍪甲葉箭鏃等九六百二十餘
萬又別造諸兵幕甲袋鉦鼓炮炒鍋鑪行槽鋏鑊鎌

斧等謂之什器凡諸兵械置五庫以貯之戎具精勁
近古未有焉景德中以歲造之器可支三二十年而
創作未已天子念勞費之宜省也因遣內都知秦翰
閱武庫所聚令給用有餘諸作治以權宜罷焉

城壘

周世宗時韓通築城于李晏口凡立十二縣又築東
鹿增鼓城葺邠州數年又自浮陽至乾寧補壞防關
游口三十六遂通瀛莫宋興王全斌葺鎮州西山堡
障劉過築保州威虜靜戎平塞長城等五城太宗既
平太原以潘美守之隰舊州遷於榆次又命美鎮三
交三交在西北二百里地號故軍溪谷險絕為戎人
之咽喉多由此入寇美帥師襲之偽軍使安慶以城
降因積粟屯兵以守之久之遷并州於三交以美為
帥焉

宗廟

堯舜禹皆立二昭二穆與始祖之廟而五商人祀湯
與契及昭穆之廟而六周人祀后稷文武及親廟而
七漢初立廟不合古制至晉採周官定七廟之數而
虛太祖之室隋興但立高曾祖禰四廟而已唐初因其
制正觀立七廟天寶祠九室梁氏以來皆立四廟宋

興采張昭任徹之議追尊僖順翼宣四祖而立其廟用近制也蓋自禰至于高祖親親之恩盡矣故有四廟之制前世祖有功宗有德不可預為其數故有五廟六廟七廟之禮先儒以謂有其人則七無其人則五此古今之文損益之數昭昭可考者也

邊糶

建隆元年以河北初歲豐稔穀賤命高其價以糶之常平倉

淳化二年詔置常平倉命常參官領之歲熟增價以糶歲歉減價以糶用賑貧民復舊制也

偵探

淳化中柴禹錫趙鎔掌機務潛遣吏卒變服偵事卒王遂與賣書人韓玉有不平誣玉有惡言禹錫等以狀聞上怒誅玉京人皆寃之自是廉得他事上不復聽至道中又有趙贊性險詖捷給專伺中書樞密及三司事乘間言於上上以為忠無他腸中外畏其口既而天子覺悟卒誅贊焉

貢舉

貢舉之制建隆初始禁謝恩於私室開寶五年召進士安守亮等三十八人對於講武殿下詔賜其第六

年又召宋準等覆試於講武殿殿試自此始也自隋大業中始設進士計至唐以來尤盛歲取不過三十人咸亨上元中增至七八十尋亦復故開成中連歲取四十人又復舊制進士外以經中科者亦不過百人至太宗即位興國二年以郡縣闕官浹旬之間按士幾五百以補闕員而振滯淹又未命官而賜之綠袍靴笏使解褐焉八年進士萬二百六十人淳化二年萬七千三百人始命知貢舉蘇易簡等受詔即赴貢院不更至私第以防請託至殿試又為糊名之制

軍賞罰

天寶之後將之廢置出於軍則軍之驕可知也五代之際國之興亡出於軍則軍之驕又可知也及周世宗奮然獨見誅敗撓之將而軍之約束始脩太祖之為將也每有臨陣逗撓不用命者必斫其皮笠以誌之明日悉斬以徇自是人皆死戰及太祖受天命謂征蜀諸將曰所破郡縣當傾帑歲為朕賞戰士國家所取惟在土疆爾故人皆用命所至成功如席卷之易蜀既平擇其親兵得百二十人隸殿前司謂之川班殿直廩賜優給與御馬直等其後郊祀優賞太祖特詔賞御馬直更增五千而川班殿直以不在此例擊

豈加請存
作惟傾
何氏加
國國勇
臣行字
又云字
無何字

登聞鼓訴之太祖怒立命中使執歸本營各杖二十明日盡戮於營中餘八十人配諸州遂廢其班初太祖嘗問唐莊宗享國不乂何也飛龍使李重進對曰莊宗好畋而將士驕縱姑息每出近郊衛士必控馬首曰兒郎輩寒必望勅賜莊宗即隨所欲給之如此者非一末年之禍蓋令不行而賞賚無節也太祖撫手嘆曰二十年夾河爭取天下而不能以軍法約束此輩縱其無厭之求誠為兒戲我今養士卒固不悛爵賞但犯法者惟有劔耳及聞川班殿直之訴使中使謂之曰朕之所與便為恩澤又焉有例故盡誅之世宗太祖之馭軍賞罰如此故世宗取淮南關南之地太祖平五強國如拾地芥由是觀之軍無驕吝惟所馭之術何如若太祖之智可謂神矣

雅樂

周世宗患雅樂陵替得王朴竇儼考正之宋興儼定文舞為文德之舞武舞為武功之舞大朝會用之又定十二曲名以為祭祀會朝出入之節焉朴儼所考正有未備者和峴繼成之然裁減舊樂乃太祖之聖意章聖用隨月之律主上新皇祐之制雅樂備焉

佛教

建隆初詔佛寺已廢於顯德中不得復興開寶中令僧尼百人許歲度一人至道初又令三百人歲度一人以誦經五百紙為合格先是泉州奏僧尼未度者四千人已度者萬數天子驚駭遂下詔曰古者一夫耕三人食尚有受餒者今一夫耕十人食天下安得不重困水旱安得無轉死之民東南之俗游惰不職者跨村連邑去而為僧朕甚嫉焉故立此制

史官

天子動則左史書之春秋是也言則右史書之尚書是也漢武帝有禁中起居注魏晉因之著作其後亦命近臣典其事後魏始置起居令史行幸宴會則在御座前記君臣酬答之語又別置起居注二人北齊有起居省隋置起居舍人二人以掌內史唐起居之官隸於門下顯慶中即與舍人分隸兩省每天子御殿則左右夾香案分立殿下螭頭之側和墨濡翰皆就螭頭之坳處有命則臨陛俯聽對而書之典禮文物冊命啓奏群臣薨免懲勸之事悉載於起居注季冬終則送於史官長壽中姚壽以為帝王謨訓不可使無紀述若不宜自宰相史官無由而書請仗下所言軍國政要命宰相一人專知撰錄季終付於史官

即今之時政記也。元和十二年，又委承旨宰相宣示左右起居注，令其綴錄。大和九年，詔郎舍人准故事入閣，日齎紙筆立於螭頭，以記言動。故文宗實錄爲備焉。至後唐明宗，亦命端明殿學士樞密直學士脩日曆。世宗用陶穀之言，修明宗之制，開寶中，扈蒙爲脩撰，以謂內庭日曆樞密院抄錄，送史官所記者，不過對見辭謝而已。蓋宰相虞漏洩，而史官限踈遠，故莫得而具也。請言動可書者，委宰相參政，月錄以送史官。使脩日曆，遂以參知政事盧多遜專其事。興國中，詔書病史氏之漏落，又以參知政事李昉專其任，而樞密院亦令副使一人專知纂述。昉請每月先以奏御，乃送史官。時政記之奏御，自昉始也。淳化之間，從張泌之請，始置起居院。脩左右史之職，以梁周翰掌起居，郎事李宗諤。掌舍人事焉。周翰宗諤言：崇德殿長春殿宣諭論列之事，時政記記之，樞密院事關機密，本院記之餘，百司封拜除改沿革制撰之事，請悉使條送，以備論撰。月終皆送史官，從之。又令郎舍人分直崇政殿，記言動，別爲起居注。每月先以奏御起居注，奏御自周翰宗諤始也。

正量衡

建隆初頒量衡於天下淳化中以太府之式不足以合信取平守藏吏緣為奸天下歲輸者至於破產以萬數守者更代動必數歲計爭於是天子詔有司使為新法劉承珪劉蒙言權衡之法起於黍十黍為絁十絁為銖四十銖為兩度之法起於忽一忽為絲十絲為豪十豪為釐十釐為分為一絁四黍以開元通寶錢肉好周均者校之十分為錢十錢為兩自分釐豪絲忽轉轉十倍增之凡一錢為十萬忽因取豪厘計之皆有準自一錢至半錢為衡以較之得錢二千四百輕重等者為十五斤可施用并以絲忽豪釐銖累之準奏御詔三司較之以御書淳化三體錢二千四百磨令與開元通寶錢輕重等定其法為新式頒之天下權衡之法得焉

戶口版圖

太祖元年有州一百一十一縣六百三十戶九十六萬七千三百五十三末年州二百九十七縣一千八百六戶二百五十萬八千九百六十五興國初有上言事以閏為限三歲一令天下貢地圖與版籍上尚書省所以周知地理之險易戶口之衆寡至道初又令更造天下州縣戶口之版籍焉

任將

太祖之置將也。隆之以恩，厚之以誠，富之以財，小其名而崇其勢，略其細而求其大。久其官而責其成。每朝必命坐，賜與優厚，撫而遣之。嘗令為郭進治第，悉用甌瓦。有司言非親王公主不得用之。上曰：郭進控扼西山十餘年，使我無北顧憂。我視進豈減兒女耶？趣作無復言。此可謂隆之以恩矣。取董遵誨於仇讎，取姚內斌於俘虜，皆用之不惑。郭進在西山嘗有軍校訟其不法，上曰：進馭下嚴，是必罪人。懼進法欲誣進以自免也。使中人執以賜進，令詰而殺之。此可謂厚之以誠矣。西北邊軍市之租多賜諸將，不問出入。往往賞賚，又輒以千萬。李漢超守關南，屬州錢七八萬貫，悉以給與。又加賜賚。漢超猶私販榷場，規免商筭。有以事聞者，上即詔漢超私物所在悉免。關征故邊將皆養士，足以得死力。用間足以得敵情。以居則安，以動則勝。此可謂富之以財矣。李漢超、郭進皆終於觀察使，所居不過巡檢使之名。終不以大將處之。然皆得以便宜從事。郭進在西山上，每遣戍卒必諭之曰：汝等謹奉法，我猶赦汝。郭進殺汝矣。其假借如此。故郭進所至，兵未嘗少。此可謂小其名而崇其

勢矣。王彥昇之好勇，馮繼業之自伐，然用彥昇守原州，繼業守靈州，皆邊境以安。此可謂略其小而求其大矣。何繼筠屯棣州二十餘年，董遵誨屯通遠軍四十年，其餘皆不減十餘年。邊境賴之，此可謂久其官而責其成矣。夫寵之以非常之恩，則其感深待之以赤心，則其志固。養之以關市之租，則其力足。小其名而不撓其權，則在位者有赴功之心，而勇智者得以騁略其過，則材能進久其任，而功利悉。自古用將之術，不易於此。是太祖兼用之故。以李漢超屯關南，馬仁瑀守瀛州，韓令坤鎮常山，賀惟忠守易州，何繼筠領棣州，以防北虜。郭進控西山，武守琪戍晉州，李謙籛守隰州，李繼勳鎮昭義，以禦太原。趙贊屯延州，姚內斌守慶州，董遵誨屯環州，王彥昇守原州，馮繼業守靈武，以備西戎。如姚內斌、董遵誨之徒，所領不過五六千人，而威名皆行乎戎狄。當此之時，建隆元年六月，誅李重進，收潞州。十一月，誅李筠，收揚州。四年，收湖南北。六年，收蜀。十三年，收南越。十七年，定江表之地。內則吳越，閩海，歲奉貢。外則交州，丁璉，高麗，王侁，請吏嚮化，而契丹脩好之，使數至於闕庭，拱挹指麾，而天下一定。不知封疆之憂，蓋太祖用將之術如

此故養士少而蓄力多。操術簡而收功博也。

水災

周世宗嘗使竇儼論水沴所興儼以謂陰陽者水火之本陰之主始於淵獻水之行紀於九六九千七百二十有八歲為浩浩之會當此之時雖有周唐之君不能弭其患者數也若至於后辟狂妄以自率權臣昧冒以下專政不明賢不章則苦雨數至潦水厚積德宗壬申之水者政也漢以來言災異者亦然然則誠古今之通論宋興常雨之沴間輒有之然未嘗有百川沸騰黎民昏墊之患也而太祖開寶之間常以霖雨之憂出後宮以銷幽閉之感太宗淳化之歲嘗自七月至九月雨不止崇明門外皆浮髡楫以濟壁壘廬舍多壞人多壓死物價踴貴秋歛用微於是流移者衆而陳頴宋毫之間盜亦稍稍而起太宗加給復之恩賜糜淖之餉以救其變此祖宗所以懼天災圖政務之遺事也

汴水

昔禹於滎澤下分大河為陰溝出之淮泗至浚儀西北復分二渠其後或曰鴻溝始皇䟽之以灌魏郡者是也或曰浪宕渠自滎陽五池口來注鴻溝者是也

或曰浚儀渠漢明帝時循河流故瀆作渠渠成流注
浚儀者是也或曰石門渠靈帝時於敖城西北累石
為門以遏渠口者是也石門渠東合濟水與河渠東
注至敖山之北而兼汴水又東至滎陽之北而旃然
之水東流入汴滎陽之西有廣武二城汴水自二城
間小澗中東流而出濟水至此乃絕桓溫將通之而
不果者晉太和之中也劉裕浚之始有湍流奔注而
岸善潰塞裕更䟽鑿以漕運者義熙之間也皇甫誼
發河南丁夫百萬開之起滎澤入淮千有餘里更名
之曰通濟渠者隋大業之初也裴耀卿言江南租船
自淮西北泝鴻溝轉相輸納於河陰含嘉太原等倉
凡三年運米七百萬石者唐開元之際也後世因其
利焉太宗嘗命張洎論著其興鑿漕運之本末如此
宋至道之間也

刑法

太祖始用士人治州郡之獄太祖即位尤重用典刑
哀矜之詔歲輒有之刑部設詳覆之員諸路命糾察
之使至於淳化又置審刑院於禁中防大理刑部之
失凡具獄先上二司然後關報審刑事從中覆然後
下丞相府又以聞始命論蓋其重慎之備如此焉

管權

太祖知百姓疾苦五代之政欲與之休息故詔書屢下弛監禁於河北實監價於海瀨有司嘗欲重新茶之估以出於民上曰是不重困吾人耶遂置其議既平五強國收天下之地未嘗不去其煩苛與百姓更始焉故民始得更生於水火之中當是之時靡敝少而用約也自時以來兵籍既衆他費稍稍亦滋錮利之法始急於言禁課則劉熙古深茶禁則樊若水峻酒權則程能變鹽令則楊允恭各騁其意從而助之者寢廣自此山海之入征權之筭古禁之尚疏者皆密焉猶不能以為足也

曆

察天時以授民事則曆象不可不謹也唐虞以來尚矣唐高祖有戊寅之曆高宗有麟德之曆中宗有景龍之曆明皇有大衍之曆肅宗有至德之曆代宗有五紀之曆德宗有正元之曆憲宗有觀象之曆穆宗有宣明之曆昭愍有崇元之曆自時以後至於梁唐日官之任缺焉晉高祖始用趙仁錡有調元之曆周世宗用王朴有欽天之曆當朴之成曆也王處訥謂之曰此曆可且行久則差矣既而果然宋興命處訥

正之於是有應天之曆又之又差而首守信等承認
論定於是有乾元之曆至道淳化之間王睿鄭昭晏
之徒屢校其跡密而日官韓顯符始定渾儀之器楊
文溢增用甲子之數皆施行焉

錢幣

興國初紂江南鐵錢鑄農器以給流民而於江東之
地始鑄銅錢民便之自樊若水始其後以鉛錫雜鑄
雖歲增數倍而錢始麤惡自張齊賢始淳化之間趙
安易請鑄大錢行於蜀自大臣皆以為不可而安易
之辯不可屈既鑄非便天子卒斷而罷之焉

宦者

淳化中改黃門院為內侍省而置昭宣使以王延德
王繼恩杜彥鈞處之繼恩收蜀有功宰相欲以為宣
徽使天子以為宦官不可令預政事切責宰相而罷
宣政使以命繼恩其後張洎居翰林請以藍敏正為
學士裴愈副之上曰此亂政朕方復古道安得踵此
覆轍邪洎相慙而退蓋祖宗之明理亂慎威福之漸如
此焉

學校

宋興承五代之亂建隆初嘗命崔頌教國子始聚生

徒講學天子使使者臨賜酒果以寵厲學者淳化中
上始視學命孫奭講說命之篇天子嗟異久之

名教

唐氏五代之亂教化之事久缺雍熙初始勅群臣用
通喪之制至道之間近臣有不能養者上為賜錢使
迎其母而使者亦言蜀人有母於中州其父家居不
能自存者天子驚嘆於是詔書遂下稱人子之義以
風曉切責而使執法舉不能養者定著於令焉

銓選

建隆初定考判之制著循資之格

措祭

博士和峴言措始伊耆而三代有嘉平清祀措祭之
名措臘之別名也漢乘火德以戌日為臘臘接也言
新故相接故田獵取禽以報百神享宗廟旁及五祀
以致孝盡虔晉魏同之唐以土王正觀之際尚用前
寅措百神卯日祭社宮辰日臘宗廟至開元始定禮
制三祭皆於臘辰以應土德議者是之宋興推應火
行以戌日為臘而獨以前七日辛卯措不應於禮請
如開元故事措百神祀社稷享宗廟同用戌臘如禮
便制曰可

感生帝

乾德初用博士聶崇義之言以赤帝為感生每歲正月祠用壇其後又以正月上辛祀昊天上帝五帝皆從祀與感生帝祭同日既瀆且從祀禮殺失所以致崇極意自此感生帝始別祭不從祀昊天

西京郊配

太祖開寶元年幸河南定圓丘之位以四月郊祀上帝將行躬告於太廟既行不載主焉

祠太一

興國中兆太一於城南用學士張齊賢春官正楚芝蘭領祠事齊賢等以為太一者五帝之佐天之貴神祠宜半祀天之禮又小損之天子使加伶官百人自昏祠至明如漢制焉

郊配

太祖已尊四祖之廟郊祀以宣祖配天宗祀以翼祖配帝及太宗繼大統禮官以為王業所興自太祖始故興國之初天子再郊皆太祖配天及欲封泰山扈蒙建白以謂嚴父莫大於配天宜以宣祖配天太祖配帝其後封禪之禮輟而雍熙之郊遂用蒙議學者病之至淳化之春合祭天地於圓丘遂以宣祖太祖

同配如宋徽故事自此孟春祈穀孟冬祀神州季秋大饗明堂用宣祖配冬至祀昊天夏至祀皇地祇孟夏雩祀用太祖配如宋泰之禮皆禮儀使蘇易簡所定焉

賦稅

周世宗嘗患賦稅之不均詔長吏重定潁州刺史王祚躬行部縣均其輕重補流民逋賦以萬數增其舊籍百姓詣闕稱頌焉

三司

鹽鐵戶部度支凡二十七四案吏千餘人乾德定考課之法與國增判官之員淨化之間或專置一使或離為二司已又復之為三司副貳官屬之損益眎焉天子嘗召見其吏李浦等問利害之理浦等言七十餘事多見聽納於是三司使陳恕等皆以不勝任見讓而浦遂試用顯於世焉

俸祿

太祖哀憐元元之困而患吏之煩擾欲高吏之行以便民於是定俸之制脩益俸之令太祖猶以為煩民也於是出庫財以賦吏祿詔書屢出欲吏之有餘而無內顧之憂然後於義德備焉蓋其任人之知所

先後如此

南蠻

南蠻於四夷為類最微。然動輒一方受其患。至覆軍殺將。與夫轉餉煩敝之久也。則他盜亦緣而有。大中咸通之間。安南之蠻是也。故為政者不得不戒焉。宋興。嘗設廣捷之兵。習標牌之器。其後又益澄海之師。皆以備蠻之為疆場害也。蓋及其輒動而我之所以威附之術可得。而談者有用兵深入伐而克之。與國之初。翟守素之平梅峒是也。有兵已克。破赦而受之。咸平之間。曹克明之收撫水是也。有計能屈之。納以恩信。章聖之世。謝德權之靖宜州是也。蓋兵不足以克。則赦不能以來。計不足以屈。則信不能以收。此古今之通理。而智謀者之所易覩也。今溪洞往往為東南之憂。而議者不謀威略。一欲懷之以利。是見其一。未見其二也。

契丹

契丹既勝。晉歷漢周為中國之患。宋興。太祖明經綸之體。專擇用將帥。以折衝一方之難。自山西關南所屬。任皆天下之材。委俾專而聽斷。明豪傑之士。得盡其智力。以赴功。故養士少而形勢強。當此之時。疆境

秦然無北顧之憂間有窺塞之謀虜騎六萬太祖命
田欽祚以三千人破之當世以為讎虜既屈服於是
叩關請吏修書幣之使天子見群臣謙讓不自以為
德也其後向之宿將稍死而天子伐晉晉虜連兵既
破虜而平晉遂用事於燕不克而還自此虜復為中
國之患雍熙中曹彬以十萬之衆不能舉燕而退有
祁溝之敗既而楊業敗於陳家谷劉廷讓於君子館
又敗士多死亡乘塞瘡痍之兵至不滿萬趙魏大震
虜遂深入陷郡縣殺官吏執士民將吏依壁自固虜
輒掠垆野收子女之俘掠金帛之積而去自鄴而北
千里蕭然天子下哀痛之詔而邊吏屢請益兵始科
河內之民以戍邊不足則又科河南之民猶不足則
取役兵為振武之軍以自助然猶不能以為足也咸
平之間命傅潛為大將虜既入塞塞上皆飛檄請救
潛按兵不出將卒人人欲戰不許天子屢使人督戰
又為益發兵使進而潛終不敢出虜乘其隙也連破
州邑遂越魏犯澶百姓騷然天子為戎衣濟河而虜
之謀臣射死兵遂解去楊延以為乘其散痛殺幽冀
可收天子抑其言而講和之策遂定焉自此邊境去
矢石之憂天下無事百姓和樂至今餘四十年先帝

宣
字
官
臣
存

科

延
字
本
楊

之功德博矣

折中倉

折中之法聽商人入粟而趨江淮受茶鹽之給公私便之。或以為敝濫既廢而歲失百萬之入。端拱初復置以歲旱而止淳化中遂復之。

權易

宋興既收南越之地而交趾奉貢職海外之國亦通關市犀象珠璣百貨之產皆入於中國府庫既充有司遂言宜出於民始置權易之場歲收其直數十萬貫自此有加焉。

左藏

興國初左藏之財既充斥始分為三錢與金帛皆別藏典守者亦各異焉。

賊盜

宋興既歛兵於內盜賊輒發而州郡無武備急則吏走匿自存。天子常薄吏罪而言事者以為適然。故盜起輒轉劫數百千里。非天子自出兵往往不能格。愚固異焉。及覽近世之迹若宋璫守益州張雍守梓州秦傳序守開州何邴守象州皆以區區一城抗賊之鋒不為不義屈於。是知天子待吏盡恕道矣。而吏之

走匿自存者何其不自力也

漕運

宋興承周制置集津之運轉關中之粟以給大梁故用侯贊典其任而三十年間縣官之用無不足及收東南之地興國初始漕江淮粟四五百萬石至汴至道間楊允恭漕六百萬石自此歲增廣焉

文館

三館之設盛於開元之世而衰於唐室之壞五代高武力雖存西館之署而法度卑矣宋興太祖急於經營收天下之地其於文儒之事稍集然未能備也太宗始度升龍之右設署於禁中收舊府圖籍與吳蜀之書分六庫以藏之又重亡書之購而閭巷山林之藏稍稍益出天下圖書始復聚而縉紳之學彬彬矣悉擇當世聰明魁畧之材處其中食於太官謂之學士其義非獨使之尋文字窺筆墨也蓋將以觀天下之材而備大臣之選此天子所以發德音留聖意也

屯田

自漢昭始田張掖趙充國耕金城曹操以區區之魏力農許下晉用鄧艾田壽春羊祜田襄陽杜預田荆

州苟羨田東陽隋耕朔方之地而唐起屯振武皆內
益蓄積外有守禦之利故能服夷狄兼鄰國或定南
面之業焉宋興當雍熙之間強胡屢為邊害天子念
守兵歲廣而趙魏失寧廢耕桑之務於是方田之法
自此始是後開易水疏鷄距修鮑河之利邊屯以次
立矣然中國一統內輯百萬之師議者以為豈晏然
不知兵農兼務哉天子乃遣議臣東出宿毫至壽春
西出許潁轉陳蔡之間至襄鄧得田可治者二十二
萬頃欲脩耕屯之業度其功用矣天子尤意嚮之而
任事者破壞其計故功不立

水利

自史起濬鄴田鄭國鑿涇水李沐以區區之蜀脩二
江之利漢興文翁穿前洩鄭當時引渭莊熊引洛兒
寬奏鑿六輔渠而白公注涇渭邵信臣廣鉗盧之浸
自是後王景理芍陂馬臻築鑑湖至晉杜預疏荆交
之水張闔理曲阿之塘宋人引淝魏人引河唐疏雷
陂築句城除堰遏之害皆代天施長地力衣食元元
而足公家之費故三代溝澮之法替而赴時務功此
不可不重也聖宋當雍熙之間

以下並同屯田篇但
改欲脩耕屯之業作

水之浸灌者
舊迹皆可理

經名
誤

宗本充

黃河一作旅河

河自西出而南又東折然後北注於海當禹之行水
功之所施者最多自大伾而北既醜為二至大陸又
播為九然後為逆河以與海屬非屢散裂而順導之
莫能為功蓋其難如此故歷三代千有餘年無河患
者以禹故迹未嘗變也至周定王之時禹迹遂改故
河之為敗自此始自是之後言治河者尤衆有欲索
故迹而穿之許商解光之說是也有欲出之胡中齊
人延年之說是也有以為天事可勿理者田蚡谷永
之說是也有以為宜空水衝以縱其決穿漕渠以通
其勢者閔並賈讓之說是也有以為宜弛灌溉之防
使水得自行者張戒之說是也有以為宜徒之寬平
者王橫之說是也有以為宜計為隄防又以為隄防
非古義者王延平世當之說是也凡此數者各乖異總
之隄防之法起自戰國西漢以來築作者輒復敗故務
壅塞居水者最闇於用而復二渠則水之害去絕屯
氏之河則害作故言河宜散裂倣於禹迹是當盛宋
之隆河數為敗興國之間房村之決為甚當此之時
勞十萬之衆然後復理天子為賦詩比瓠子之歌厲
者雖有商胡之憂非曩時比也然天子大臣講求利

宗奉成

宗奉成

害之理勤矣。愚既以為隄防壅塞，闇於用倣禹之迹，為可然。水之為迹難明久矣，非深考博通，心知其詳，固難以臆見。決策舉事也，宜博求能疏川浚河者與之慮，定然後施功，則可以下安元元，上追禹績矣。

邊防

周世宗之時，築李晏口立縣十二，又築束鹿、增、鼓城、葺祁州，遂自浮陽至乾寧之塞，補壞防闕，游口三十有六，瀛莫以通，作治之功自韓通。宋興葺鎮州西山保障，自王全斌而築保州，威虜、靜戎、平塞、長城塞，自劉遇、太宗既平晉，隴、舊州遷之榆次，又遷三交，奪故軍之險而守之，得胡人咽喉之地，自潘美。

平糴

使歲穰穀不賤，出歲凶民不病食，故平糴之令自此始。李悝脩之，魏以富疆；漢興，耿壽昌開常平之法，以至晉齊不能廢。後魏定和糴之制，北齊築富人之倉，隋人置監，唐人置東西市之糴，雖號名殊，其為法一也。當盛宋建隆之間，始因河內之稔，修邊糴之事，至淳化而天下之糴復大備。

義倉

使歲穰輸其餘，歲凶受而食之，故義倉之法自此始。

長孫平脩之隋以富足唐用戴胄之言而復定著令
高宗又開雜用之禁神龍之後綱理䟽闊而義倉遂
廢殆盡至開元自王公以下至于商人皆有入故義
倉之實至六千萬以上自是後而衰宋興乾德之初
天子哀歲不登而倉吏不以時出與民於是著發粟
之制使不待詔令其後又病吏之煩擾而民罹輸轉
之困又罷之至今上而舊制復行

茶

唐正元初趙贊興茶稅而張滂繼之什取其一以助
軍費長慶初王播又增其數大中中裴休立十二條
之利宋興茶鹽之法屢有變易而茶法幾至大壞景
德中嘗乘邊備之急而倉卒變法高塞下入粟之虛
直易江淮茗菴之寔貨其厚利悉歸於商人矣是時議
臣請以見緡入中而天聖初又設三稅之法入見緡
金帛則官雖為便而商者不通用三稅則官有七倍
之損而香象之貨居積停滯公私皆失其利焉景祐
康定之間又增以鹽利為四說雖公家虧於半而賈
販者復壅至皇祐中又用見緡之法雖壅滯稍去然
調視小失固未免於垂_進也

元豐類藁卷之四十九

元豐類藁卷之五十

南豐後學邵康校刊

金石錄跋尾

茅君碑

茅君碑三茅者盈太元真君固定錄真君衷保命經
君皆漢景帝中元間人盈天漢四年道成至元帝初
元五年來江左句曲之山哀帝元壽二年乘雲而去
至梁普通三年五百四十四年矣固至孝元時拜執
金吾卿衷宣帝地節四年拜上郡太守五更大夫並
解任還家脩學成帝永始三年固為定錄真君衷為

保命仙君梁普通三年道士張繹建此碑孫文韶書

常樂寺浮圖碑

常樂寺浮圖碑周保定四年立州人治記室曹胡達撰其辭云襄州刺史王秉字孝直建常樂寺塼塔七層其碑文今仆在襄州開元寺塔院其文字書畫無過人者特以後周時碑文少見於世者故存之

九成宮醴泉銘

九成宮醴泉銘秘書監檢校侍中鉅鹿郡公魏徵撰兼太子率更令歐陽詢書九成宮乃隋之仁壽宮也魏為此銘亦欲太宗以隋為戒可以見魏之志也

魏侍中王粲石井欄記

魏侍中王粲石井欄記貞元十七年山南東道節度使于頔撰掌書記胡謚書一記參謀太子舍人甄濟撰判官彭朝議書云上元二年山南東道節度使來瑱移井欄置於襄州刺史官舍故為記甄濟者韓愈所謂陽瘖避職卒不洩祿山父子事者也其文得之為可喜而朝議書尤善皆可愛者也

襄州徧學寺禪院碑

襄州徧學寺禪院碑黃門侍郎修國史韋承慶撰太子少詹事鍾紹京書開元二年立其文云襄州人將

仕郎阮弘靜與其屬人建徧學寺禪院故立此碑承慶有辭學張易之敗時承慶以附託方待罪衆推令草赦書承慶援筆而成衆壯之紹京景龍中以苑總監從討帝氏有功懼嗜書家藏王羲之獻之褚遂良書至數十百卷以善書在鳳閣武后時榜諸宮殿明堂及銘九鼎皆紹京書也其字畫妍媚道勁有法誠少與為比然今所見特此碑尚完尤為可愛也徧學寺於宇文周為常樂寺於今為開元寺

襄州興國寺碑

丁道護書啓法寺碑一興國寺碑一皆隋開皇中立

啓法寺今為龍興寺在襄陽城西興國寺今為延慶寺在望楚山歐陽永叔云興國寺碑不知所在特見其模本於太學官楊秉家而此碑陰又有道護書襄州鎮副總管府長史柳止戈而下十八官號姓名其字猶可喜得之自余始世蓋未有傳之者也

韓公井記

韓公井記開元二十二年初置十道採訪使韓朝宗以襄州刺史兼山東道襄州南楚故城有昭王井傳言汲者死行人雖渴困不敢視朝宗移書諭神自是飲者亡恙人更號韓公井楚故城今謂之故壻即鄢

惟題性

宋本表

公不疑
昭王字
從全萬
錄於

也此記今移在郡廨中故城改為墻者由梁太祖父烈祖名誠當時避之故至今猶然。

晉陸禘碑

晉陸禘碑此碑云禘字元容吳郡吳人其先家于陸鄉因氏姓焉顯考吳故左丞相禘赤烏六年召宿衛郎中轉右郎中左郎中治書執法平申校尉平義都尉五官郎中騎都尉遷黃門侍郎封海鹽縣侯加裨將軍行左丞相鎮西大將軍事又云委戈執笏入賓皇儲而吳志云孫皓大鼎元年以陸凱為左丞相又云凱子禘初為黃門侍郎出領部曲拜偏將軍凱亡後入為太子中庶子皆與此碑合而此碑晉泰寧三年立也

尚書省郎官石記序

尚書省郎官石記序陳九言撰張顛書記自開元二十九年郎官石名氏為此序張顛草書見於世者其縱放可怪近世未有而此序獨楷字精勁嚴重出於自然如動容周旋中禮非強為者書一藝耳至於極者乃能如此其楷字蓋罕見於世則此序尤為可貴也

桂陽周府君碑并碑陰

桂陽周府君碑并碑陰歐陽永叔按韶州圖經云後漢桂陽太守周府君廟在樂昌縣西一百一十八里武溪上武溪驚湍激石流數百里昔馬援南征其門人爰寄生善吹笛援為作謔和之名曰武溪深曰滔滔武溪一何深鳥飛不渡獸不能臨嗟哉溪何毒淫周府君開此溪合真水桂陽人便之為立廟刻石又云碑在廟中郭蒼文今碑文磨滅云府君字君光而名已訛缺不辨圖經但云周犍君亦不著其名後漢書又無傳遂不知為何人也桂陽按武水源出郴州臨武縣鷓鴣石南流三百里入桂陽桂陽水真水黎溪盧溪曹

溪諸水皆武水合流其俗謂湍浚為瀧溪退之詩云南下樂昌瀧即此水也碑首題云神漢者如唐人云聖唐爾蓋當時已為此語而史傳他書無之獨見於此碑也熙寧八年余從知韶州王之材求得此本之材又以書來曰按曲江縣圖經周府君名昕字君光則永叔云圖經不著其名者蓋考之未詳也又有碑陰列故吏及工師官號州里姓名之材并模以來永叔蓋未之得也其碑陰曲江字皆作曲紅而蒼江字江夏字亦作紅蓋古字通用不可不知此學者所以貴乎博覽也永叔又記劉原父所得商洛之鼎銘云

惟十有三二月旁死魄君謨問十四月者何謂原父不能言也以余考之古字如亦作灸人作允之類皆重出如此者甚衆則此文作三者特二字耳永叔原父君謨皆博識而亦有所未達學者又不可不知故并見之於此也

唐安鄉開化寺卧禪師淨土堂碑銘

唐安鄉郡開元寺卧禪師淨土堂碑銘監察御史張鼎撰雍縣尉吳郁書天寶九載庚寅立稱卧禪俗姓辛氏名順忠隴西狄道人隴右按察使崔昇進奏住河朔開元寺右脅而卧諸漏已無開元中詔隴右節度使張守珪為就寺造淨土堂故為銘自河隴沒於羗夷州縣城郭官寺民廬莫不毀廢唯佛寺與碑銘文字載佛寺者徃徃多在世皆以謂西方幽遠殊類異俗不知禮義出於天性故夷之然其於佛皆知信慕以其有罪福報應之說余以謂西夷雖恣睢甚者及曉之以曲直是非悅且從也固不可謂其天性無欲善之端是以虞夏之世東漸于海西被于流沙朔南暨聲教則能令其信慕者亦非特有佛而已也彼以罪福報應之說動之未若不動之以利害而使之心化此先王之德所以為盛也

此字
宜因
缺二字
字亦作
七泉

宋本化

宋本缺

江西石幢記

江西石幢記觀察支使試左武衛兵曹參軍來擇撰太和二年建自採訪使班景倩兼知黔中道為始判官已下皆列次姓名後石幢記都團練判官試太常寺協律郎李方玄撰太和七年建自使檢校右散騎常侍兼侍御史中丞裴誼為始副使已下皆列次姓名續石幢記節度掌書記陳象撰光化三年建自使開府儀同三司檢校太保兼侍中潁川郡鍾某為始列副使已下如後記續立石柱題名記知節度判官胡順之撰天聖元年建自太平興國元年自殿中丞通判軍州事李幹為始至熙寧九年祠部郎中集賢校理葉均

辱井銘

辱井銘辱井有篆文云辱井在斯可不戒乎并下文共十八字在井石檻上不知誰為文又有景陽樓下井銘又有陳後主叔寶辱井記云江寧縣興嚴寺井石檻銘莫知誰作也歷序隋文帝命晉王廣伐陳後主自投井中令人取之驚其太重及出乃與張貴妃孔貴人三人同束而上其末云唐開元二十二年三月十七日前單父縣令左轉此縣丞太原王已下闕

漢武都太守漢陽阿陽李翕西狹頌

漢武都太守漢陽阿陽李翕西狹頌武都太守漢陽阿陽李翕字伯都以郡之西狹閣道通梁益緣壁立之山臨不測之溪危難阻峻數有顛覆實墜之害乃與功曹吏李旻定筴勅衡官椽仇審治東坂有秩李瑾治西坂鑿燒大石改高即平正曲廣阨既成人得夷塗可以夜涉廼相與作頌刻石其頌有二其所識一也其一立於建寧四年六月十三日壬寅其一是年六月三十日立也又稱翕嘗令澠池治峭嶽之道有黃龍白鹿之瑞其後治武都又有嘉禾甘露木連

字本吏

理之祥皆圖畫其像刻石在側蓋嘉祐之間晁仲約質夫為興州還京師得邨閣頌以遺余稱析里橋邨閣漢武都太守阿陽李翕字伯都之所建以去沉沒之患而翕字殘缺不可辨得歐陽永叔集古錄目跋尾以為李會余亦意其然及熙寧十年馬瑊中玉為轉運判官於江西出成州所得此頌以示余始知其為李翕也未叔於學博矣其於是正文字尤審然一以其意質之遂不能無失則古之人所以闕疑其可忽歟近世士大夫喜歲畫自晉已來名能畫者其筆迹有存於尺帛幅紙蓋莫知其真偽徃徃皆傳而貴

字本瑊

之而漢畫則未有能得之者及得此圖所畫龍鹿承
 露人嘉禾連理之木然後漢畫始見於今又皆出於
 石刻可知其非偽也漢武帝元鼎六年以汧隴西南
 接於巴蜀為武都郡及其後始分而為興州為成州
 成州則武都之上隴也邠閣立於建寧五年翁治嶠
 欽西狹邠閣之道有益於人而史不傳則頌之作所
 以備史之闕是則傳之亦不可以不廣也

丙子正月十日燈下閱成卷之頁余以此集及半而止家第屬
 相皆從至是乃始補完然余之精力視在者雖不逮矣柳子厚
 所恨於病奪其志者為之恨也此瞻

元豐類藁卷之五十

續附南豐先生行狀碑誌哀挽

南豐後學邵廉校刊

行狀

宋本行狀上字二字

公諱鞏字子固建昌軍南豐人曾祖諱仁旺贈尚書
 水部員外郎祖諱致堯尚書戶部郎中直史館贈右
 諫議大夫考諱易占太常博士贈光祿卿母吳氏文
 城郡太君母朱氏仁壽郡大君公嘉祐二年進士及
 第為太平州司法參軍召編校史館書籍歷館閣校
 勘集賢校理兼判官告院嘗為英宗實錄檢討官不
 踰月罷出通判越州歷知齊襄洪州進直龍圖閣知

福州兼福建路兵馬鈐轄賜緋衣銀魚召判太常寺
未至改知明州徙亳州又徙滄州不行留判三班院
遷史館脩撰管勾編脩院兼判太常寺元豐五年四
月擢試中書舍人賜服金紫九月丁母憂明年四月
丙辰終于江寧府享年六十有五自大理寺丞五遷
尚書度支員外郎換朝散郎勲累加輕車都尉元配
晁氏光祿少卿宗恪之女繼室李氏司農少卿禹卿
之女子男三人縮太平州司理參軍綜太廟齋郎綱
承務郎二女蚤卒孫男六人愆忘愈息怵懋恧假承
務郎餘未仕孫女五人元豐七年六月丁酉葬南豐
從周鄉之源頭曾氏妣姓其先魯人至其後世避地
遷于豫章子孫散處江南今家南豐者自高祖諱延
鐸始也初箴及參父子俱事孔子箴樂道忘仕孔子
與之參以孝德為世稱首而參孫西耻自比於管仲
其世德淵源所從來遠矣至皇祖大夫以直道正言
為宋名臣皇考光祿博學懿文惇行孝友明古誼達
時變位不配德著書垂後畜厚流長天以道德文章
鍾于公身以侈大前烈開覺後嗣實命世之宏材不
待文王而興者歟公生而警敏不類童子讀書數百
千言一覽輒誦年十有二試六論援筆而成辭甚偉

也。未冠名聞四方。是時宋興八十餘年。海內無事。異材間出。歐陽文忠公赫然特起。為學者宗師。公稍後出。遂與文忠公齊名。自朝廷至閭巷。海隅障塞。婦人孺子。皆道公姓字。其所為文。落紙輒為人傳。去不旬月。而周天下。學士大夫。手抄口誦。唯恐得之晚也。蓋自楊雄以後。士罕知經。至施於政事。亦皆卑近苟簡。故道術寢微。先王之迹不復見於世。公生於末俗之中。絕學之後。其於剖析微言。闡明疑義。卓然自得。足以發六藝之蘊。正百家之繆。破數千載之惑。其言古今治亂得失是非成敗。人賢不肖。以至彌綸當世之務。斟酌損益。必本於經。不少貶以就俗。非與前世列於儒林。及以功名自見者比也。至其文章。上下馳騁。愈出而愈新。讀者不必能知。知者不必能言。蓋天材獨至。若非人力所能學。者。憊精思。莫能到也。世謂其辭於漢唐可方。司馬遷韓愈而要其歸。必止於仁義。言近指遠。雖詩書之作者。未能遠過也。其為人。惇大直方。取舍必度於禮義。不為矯偽姑息。以阿世媚俗。弗在於義。雖勢官大人。不為之屈。非其好。雖舉世從之。不輒與之比。以其故。世俗多忌嫉之。然不為之變也。其材雖不大。施而所治。常出人上。為司法論決重

宋本脫
尊字

輕能盡法意繇是明習律令世以法家自名者有弗及也為通判雖政不專出而州賴以治初嘉祐中州取酒場錢給牙前之應募者錢不足廼俾鄉戶輸錢助役期七年止後酒場錢有餘應募者利於多入錢期盡而責鄉戶輸錢如故公閱文書得其姦立罷輸錢者二百餘戶且請下詔約束毋擅增募人錢歲饑度常平不足仰以賑給而田居野處之人不能皆至城郭至者群聚有疾癘之虞前期喻屬縣富人使自實粟數總得十五萬石視常平價稍增以予民民得從便受粟不出田里而食有餘粟價平又出錢粟五

縣下字存
缺一字今
以名作言
行錄補
宗本

萬貸民為種糧使隨歲賦入官農事賴以不乏為州務去民疾苦急姦疆盜賊而寬貧弱曰為人害者不去則吾人不寧齊曲堤周氏衣冠族也以貲雄里中周氏子高橫縱淫亂至賊殺平民汙人婦女服噐擬乘輿高力能動權貴州縣勢反出其下故前後吏莫敢詰公至首取高寘於法歷城章丘民聚黨數十橫行村落間號霸王社椎埋盜奪篡囚縱火無敢正視者公悉擒致之特配徙者三十一人餘黨皆潰是時州縣未屬民為保伍公獨行之部中使譏察居人行旅出入經宿皆籍記有盜則鳴鼓相援又設方畧明

宗本人

賞購急追捕且開人自言故盜發輒得有葛友諒者
屢剽民家以名捕不獲一日自出告其黨公子袍帶
酒食假以騎從輦所購金帛隨之徇諸郡中盜聞多
出且言友諒智力無人公外示章顯寔欲攜貳其徒使
之不能復合也齊俗悍彊喜攻劫至是豪宗大姓斂
手莫敢動寇攘屏迹州部肅清無枹鼓之警民外戶
不閉道不拾遺閩粵負山瀕海有銅鹽之利故大盜
數起公至部時賊渠廖恩者既赦其罪誘降之然餘
衆觀望十百為群既潰復合陰相推附至連數州其
尤桀者隸將樂縣嘗呼之不出愈自疑且起踵恩
所為居人大恐公念歆綏之恐勢滋大急之是趣其
為亂卒以計致之前後自歸若就執者幾二百人又
擒海盜八人自殺者五人老姦宿偷相繼縛致者又
數十人吏士以次受賞公復請並海增巡檢員以壯
聲勢自是幅員數千里無敢竊發者民山行海宿如
在郭郭毫亦號多盜治之如齊盜為引去公為人除
大患者既如此至於澄清風俗振理頽壞闢訟衰熄
綱紀具脩所至皆然也其餘廢舉後先則視其時因
其便為之在齊會朝廷變法遣使四出公推行有方
民用不擾使者或希望私欲有所為公亦不聽也河

北發民濬河調及它路齊當出夫二萬縣初按籍二丁三丁出一夫公括其隱漏後有至九丁出一夫者省費數倍又損役人以紓民力弛無名渡錢為橋以濟往來徒傳舍自長清抵博州以達于魏視舊省六驛人皆以為利其餘力比次案牘簿書歲之以十五萬計它州亦然既罷州人絕橋閉門遮留夜乘間廼得去襄州繼有大獄逮繫充滿有執以為死罪者公至閱囚牘法當勿論即日縱去并釋者百餘人州人噪呼曰吾州前坐死者衆矣孰知非冤乎在洪會歲大疫自州至縣鎮亭傳皆儲藥以授病者民若軍士不能自養者以官舍舍之資其食飲衣衾之具以庫錢佐其費責醫候視記其全失多寡以為殿最人賴以生安南軍興道江西者詔為萬人備州縣暴賦急歛芻粟價踴貴百姓不堪公獨不以煩民前期而辦又為之區處次舍井爨什噐皆有條理兵既過而市里不知也福州多佛寺為僧者利其富饒爭欲為主守賊請公行公俾其徒自相推擇籍其名以次補之授文據廷中却其私謝以絕左右徼求之敝民出家者三歲一附籍殆萬人闔府徼賂至裒錢數千萬公至不禁而自止廢寺二皆囊橐為奸者禁婦女毋入

寺舍明州有詔完城既程工費而會公至初度城周二千五百餘丈為門樓十故甃可用者收十之四公為再計城減七十餘丈門當高麗使客出入者為樓二故故甃十之六募人簡棄甃可用者量酬以錢又得十之二凡省工費甚衆而力出於後兵傭夫不以及民城成總役者皆進官而公不自言也公嘗以謂州縣困於文移煩數民病於追呼之擾也故所至出教事應下縣責其屬度緩急與之期期未盡不復移書督趣期盡不報按其罪期與事不相當聽縣自言別與之期而案與期者即有所追逮州不遣人至縣

縣毋遣人至甲里縣初未甚聽公小則罰典吏大則并劾縣官於是莫敢慢事皆先期而集民不知擾所省文移數十倍事在州者督察勾稽皆有程式分任僚屬因能而使公總覽綱條責成而已蓋公所領州多號難治及公為之令行禁止莫敢不自盡政巨細畢舉庭無留事囹圄屢空人徒見公朝夕視事數刻而罷若無所用心者不知其所操者約且要而聰明威信足以濟之故不勞而治也吏民初或憚公嚴已而皆安其政既去久而彌思之其於內所更官告院三班太常遇事不為苟簡革官告院宿敝尤多凡所

其門
其行
其言

規畫至今守之不改蓋公自在閭巷已屬意天下事
 如在朝廷而天下亦謂公有王佐之材起且大任庶
 幾能明斯道澤斯民以追先王已墜之迹然晚廼得
 仕仕不肯苟合施設止於一州州又有規矩繩墨為
 吏者不敢毫髮出入則其所設施特因時趣宜固不
 足以發公之蘊又况其大者乎公自為小官至在朝
 廷挺立無所附遠迹權貴繇是愛公者少為編校書
 籍積九年自求補外轉徙六州更十餘年人皆為公
 憮然而公處之自若也公於是時既與任事者不合
 而小人乘間又欲擠之一時知名士往往坐刺譏
 語廢逐公於慮患防微絕人遠之甚政事弛張操縱雖
 出于已而未嘗廢法自用以其故莫能中傷公亦不
 為之動也賴天子明聖察公賢且欲用公者數矣會徙
 滄州召見勞問甚寵且諭之曰以鄉才學宜為眾所
 忌也遂留公京師公亦感激奮勵欲有所自効數對
 便殿所言皆大體務開廣上意上未嘗不從容領納
 期以大任一日手詔中書門下曰曾鞏以史學見稱
 士類宜典五朝史事遂以為脩撰既而復諭公曰此
 特用鄉之漸爾近世脩國史必眾選文學之士以大
 臣監總未有以五朝大典獨付一人如公者也故世

宋本無
 內出字
 宋本無
 公字

不以用公為難而以天子知人明於屬任之為難也
公夙夜討論未及屬藁會正官名擢中書舍人不俟
入謝使諭就職時自三省至百執事選授一新除吏
日至數十人人人舉其職事以戒辭約義盡論者謂
有三代之風上亦數稱其典雅皇子延安郡王牋奏
故事命翰林學士典之至是上特以屬公在職百餘
日不幸屬疾遭家不造以至不起始公之進天下相
慶以為得人謂且大用及聞公歿皆嘆息相弔以謂
公之志卒不大施於世其命也夫公性嚴謹而待物
坦然不為疑阻於朋友喜盡言雖取怨怒不悔也於
人有所長獎勵成就之如弗及與人接必盡禮有懷
不善之意來者埃之益恭至使其人心悅而去過僚
屬盡其情未嘗有所按謫有所過誤抵法者力為辨
理無事而後已在官有所市易取價必以厚予價必
以薄於門生故吏以幣交者一無所受福州無職田
歲鬻園蔬收其直自入常三四十萬公曰太守與民
爭利可乎罷之後至者亦不復取也平生無所玩好
顧喜藏書至二萬卷仕四方常與之俱手自讐對至
老不倦又集古今篆刻為金石錄五百卷公未嘗著
書其所論述皆因事而發既歿集其藁為元豐類藁

五十卷續元豐類藁四十卷外集十卷後之學者因
公之所嘗言於公之所不言可推而知也初光祿仕
不遂而歸無田以食無屋以居公時尚少皇皇四方
營飭粥之養光祿不幸蚤世太夫人在堂闔門待哺
者數十口太夫人以勤儉經理其內而教養四弟相
繼得祿仕嫁九妹皆以時且得所歸自委廢單弱之
中振起而充大之寔公是賴平晷未嘗遠去太夫人
左右其仕於外數以便親求徙官太夫人愛之異甚
嗚呼天奪吾母不數月又奪吾兄何降禍之酷至於
斯極也豈其子弟積惡罰不於其身而及其母兄使
之抱終天之痛為世之所大僂耶不然吾母之賢也
吾兄之盛德也相繼而殞所謂天道常與善人果何
如也為子弟者不自滅身罪固大矣又不能推原前
人德善勞績托於當世之文章以明著之無窮是又
罪之大者也矧公於肇屬則昆弟恩猶父師其於論
次始終所不敢廢維公於葬宜有銘於墓隧宜有碑
於國史宜有載輒不自知其迷謬忍痛輟泣謹述公
歷官行事如左至於論議文章見於公集者後當自
傳此弗著特著其大節弗敢畧弗敢誣以告銘公葬
若碑者且以待史官之訪焉

墓誌

公曾氏諱鞏字子固其先魯人後世遷豫章因家江南公之四世祖延鐸始為建昌軍南豐人曾祖諱仁旺贈尚書水部員外郎祖諱致堯太宗真宗時上書言天下事嘗見選用仕至尚書戶部郎中直史館贈右諫議大夫文忠歐陽公為銘其墓碑考諱易占太常博士贈光祿卿公生而警敏讀書過目輒誦十二歲能文語已驚人日草數千言始冠遊太學歐陽公一見其文而奇之公於經微言奧旨多所自得一不蔽於俗學隨問講解以開學者之惑其議論古今治亂得失賢不肖必考諸道不少貶以合世其為文章句非一律雖開闔馳騁應用不窮然言近指遠要其歸必止於仁義自韓愈氏以來作者莫能過繇慶曆至嘉祐初公之聲名在天下二十餘年雖窮閭絕徼之人得其文手抄口誦惟恐不及謂公在朝廷久矣而公方以鄉貢中進士第為太平州司法參軍歲餘召編校史館書籍為館閣校勘集賢校理兼判官告院為英宗寔錄院檢討官出通判越州初嘉祐中州取酒場錢給牙前之應募者錢不足廼使鄉戶輸錢助役期七年止期盡而責鄉戶輸錢如故公閱文書

南豐文集 卷五十一
得其姦立罷之且請下詔約束毋得擅增募人錢歲
饑度常平不足以賑前期諭屬縣使富人自實粟得
十五萬石視常平價稍增以予民又出錢粟五萬貸
民為種糧使隨歲賦以入民賴以全活徒知齊州齊
俗悍喜攻劫豪宗大姓多撓法曲隄周氏世衣冠以
貲雄里中其子僭橫至賊殺平人州縣莫敢詰公至
首寘之法歷城章丘民聚黨數十百人椎埋盜斂橫
行無敢正視者公禽致悉黥徙之弛無名渡錢為橋
以濟往來是時州縣未屬民為保伍公獨行之設方
畧明賞購急追捕且開人自言盜發輒得由是奸宄
屏迹民外戶不閉道至不拾遺獄以屢空會朝廷初變
法公推法意施行之有次第民便安之後使者至或希望
私欲有所為公不聽也徙襄州州繼有大獄久不決
有當論死者公閱其狀曰是當勿論何得留此吏不
能對即出之緣而釋者百餘人州人叩頭曰吾州前
坐死者衆矣寧知非寃乎又徙洪州歲大疫自州至
縣鎮亭傳皆儲藥以授病者其不能具飲食衾衾者
佐以庫錢師出安南道江西者詔為萬人備公獨不
以煩民為之區處次舍井爨什器皆前期而辦兵既
過市里有不知者已而它州以不蚤計擾民者皆得

南唐文集 卷五十一
罪進直龍圖閣知福州兼福建路兵馬鈐轄賜緋章服時部中大盜數起南劍州賊渠廖恩者既赦其罪誘降之餘衆猶觀望陰相推附至連數州其尤桀者隸將樂縣縣呼之不肯出居人大恐公遣使者以謀致之前後自歸若就執者幾二百人海盜自殺與縛致者又數十人吏士以次受賞復請並海增巡檢員以壯聲勢自是無敢竊發者民行山浮海如在郭郭召判太常寺未至改知明州有詔完城役有期公親巡行裁其工費甚衆其力出於籍兵傭夫而不以及民城繇是亟就數月徙亳州亳亦多盜公治之如在

齊時公素慨然有志於天下事仕既晚其大者未及試而外六州皆劇處然公為之無難始至必先去民所甚患者然後理頽弊正風俗凡所措畫皆曲折就繩墨其餘力比次案牘簿書由六屬縣為期會以省追呼皆有法終其去州未嘗有一人至甲里者故所至有惠愛既去民思之不已所為法後終不可改僚屬聞公名始皆嚴憚之久而察公廉平無私又未嘗有所按擿卒皆愧服福州無職田州宅歲收菜錢常三四十萬公獨不取以佐公錢後至者亦不敢取平居推誠待物坦然無疑於朋友喜盡言雖取怨怒亦不

悔自求補外凡十二年而不悅公者屢欲有以擠之然公奉法循理終莫能中傷賴天子聖明察公賢欲召用者數矣元豐三年徙知滄州過都召見勞問久之留勾當三班院公亦感激奮勵思有所自效數對便殿其所言上每嘉納之四年手詔中書門下曰曾鞏史學見稱士類宜典五朝史事遂以為史館脩撰管勾編脩院判太常寺兼禮儀事近世修國史必衆選文學之士以大臣監總未有以五朝大典獨付一人如公者公入謝曰此大事非臣所敢當上曰此用卿之漸爾因諭公使自擇其屬公薦邢恕以為史館檢討五年四月正官名擢拜中書舍人賜紫章服始受命促使就職時自三省至百執事選授一新除吏日至數十人人舉其職事以戒上數稱其典雅天下翕然傳之皇子延安郡王牋奏故事命翰林學士典之上特以屬公九月遭母喪罷六年四月丙辰卒于江寧府享年六十有五公自大理寺丞五遷尚書度支員外郎換朝散郎母曰文城郡太君吳氏仁壽郡太君朱氏娶晁氏宜興縣君又娶李氏嘉興縣君三男子綰太平州司理參軍綜太廟齋郎綱未仕孫六人愬志愈息愬懋公既卒上以綱為承務郎愬為假

他刻卷三
原本無

承務郎勅所在量給其喪事以七年六月丁酉葬公南豐從周鄉之源頭公於取舍去就必應禮義未始有所阿附治平中大臣嘗議典禮而言事者多異論毆陽公方執政患之公著議一篇據經以斷衆惑雖親戚莫知也後十餘年歐陽公退老于家始出而示之歐陽公謝曰此吾昔者願見而不可得者也所著元豐類藁五十卷續元豐類藁四十卷外集十卷性嗜書家藏至二萬卷集古今篆刻為金石錄又五百卷出處必與之俱平生論事甚多與夫所下條教可以為世法者不可悉著公少事光祿家甚貧犇走四方以致養既孤奉太夫人孝鞠其四弟九妹友愛甚篤宦學婚嫁一出公力公既以文章名天下其弟牟宰布肇又繼中進士科布嘗任翰林學士肇以選為尚書吏部郎中與公同時在館閣世言名家者推曾氏公方遭時得君未及有為而不幸以歿士大夫為之相弔公之盛德抑復有以遺于後乎嗚呼曾氏其顯矣銘曰

曾氏在南三世有聞維祖維考始亨復屯畜厚潛深儒學之門迨公之興益顯於文奮躬力行道義之存公自布衣譽望四出既位於朝其剛不屈公又於外

或留或徙誰其知之惟聖天子天子曰咨予惟汝賢
典予史事五聖之傳公拜稽首臣敢不勉肇新有官
左右慎選於時中書命令所在帝曰往哉予言汝代
凡百執事分屬列職肅然盈庭俛聽訓敕靖共夙夜
以出謀猷四方鼓舞天子之休昔歲父子見稱仲尼
淵源有來公則承之矧公親逢聖人之時帝察其忠
從容睠睐赫然榮名受祉未艾奄以艱去計聞訃亟
搢紳咨嗟相顧失色有存者言有遺者直惟茲之銘
是謂不沒

神道碑

韓維

公姓曾氏諱鞏字子固其先曾人後世遷豫章因家
江南其四世祖延鐸始為建昌軍南豐人曾祖諱仁
旺贈尚書水部員外郎祖諱致堯尚書戶部郎中直
史館贈右諫議大夫考諱易占太常博士贈右銀青
光祿大夫其履閱行實則有國史若墓銘在公生而
警敏自幼讀書為文卓然有大過人者嘉祐二年登
進士第調太平州司法參軍歲餘召編校史館書籍
歷館閣校勘集賢校理兼判官告院又為英宗實錄
院檢討官出通判越州屬歲饑公與積歲通有無老
稚怡怡不出里閭鼓腹而嬉擢齊州齊俗悍強豪宗

南齊書卷五十一
大姓抵冒僭濫其尤無良者羣行剽劫光火發塚吏不敢正視公屬民為伍謹譏察急追胥且捕且誘盜發輒得市無攫金室無冗坏貨委于塗犬不夜吠徙知襄州州有大獄久不決公一閱知其寃盡釋去一郡稱其神明又徙洪州歲大疫公儲藥物飲食在所授病者民以不夭死師出安南道江西者且萬人公陰計逆具師至如歸既去而市里有不知者進直龍圖閣知福州兼福建路兵馬鈐轄賜五品服時閩有大盜數千人朝廷赦其罪降之餘黨疑不順往往屯聚居人惴恐瀕海山林阻深推埋剽盜依以為淵藪公以方略禽獲募誘亡慮數百人增置巡邏水行陸宿坦如在郭郭召判太常寺未至改知明州有詔完州城公程工賦裁省費十六民不知役而城具數月徙亳州元豐三年知滄州道由京師召對神宗察公賢留勾當三班院數對便殿其所言皆安老大計天子嘉納之四年手詔中書門下曰曾鞏史學見稱士類宜典五朝史事遂以為史館脩撰管勾編脩院判太常寺兼禮儀事公入謝曰此大事非臣所敢獨當上諭以此特用卿之漸耳毋重辭五年大正官名擢拜中書舍人賜三品服時除授日數十百人公各舉其

職以訓丁寧深厚學者以為復見三代遺風今天子
為延安郡王其牋奏故事命翰林學士典之先帝特
以厲公九月以母喪罷六年四月丙辰卒于江寧府
年六十有五七年六月丁酉葬于南豐從周鄉之源
頭勅所在給其喪事公剛毅直方外謹嚴而內和裕
與人交不苟合朋友有不善必盡言其過有善必推
揚其所長獎誘後進汲汲惟恐不逮其為政嚴而不
擾必去民疾苦而與所欲者未嘗按劾官吏所蒞至
于今思之天子且欲大用而公不幸死矣自大理寺
丞五遷尚書度支員外郎換朝散郎勲累加輕車都
尉母周氏豫章郡太夫人吳氏會稽郡太夫人朱氏
遂寧郡太夫人元配晁氏光祿少卿崇恪之女繼室
李氏司農少卿禹卿之女子男三人綰瀛州防禦推
官知揚州天長縣事綜瀛州防禦推官知宿州蘄縣
事綱右承務郎監常州稅務二女蚤卒孫男六人哲
惠愈息憇懋哲假承務郎餘未仕孫女五人公平生
無所好惟藏書至二萬卷皆手自讎定又集古今篆
刻為金石錄五百卷出處必與之俱既沒集其遺藁
為元豐類藁五十卷續元豐類藁四十卷外集十卷
自唐衰天下之文變而不善者數百年歐陽文忠公

始大正其體一復於雅其後公與王荆公介父相繼
而出為學者所宗於是大家之文章炳然與漢唐侔
盛矣初光祿公歸家甚貧公竭力以養溫清旨甘無
一不如志者既孤奉太夫人如事光祿教養弟妹曲
有恩意四第牟宰布肇繼登進士第布肇以文學論
議有聲當世九妹皆得其所歸嗟乎子固而位止於
斯而壽止於斯然其所以自立者可以為不亡矣亦
可以無憾矣銘曰

猗嗟子固文與質生不勤其師幼則大成學富行茂
其蓄彌彌發為文章一世大驚哲人既萎邪說嗥吠
公不聽瑩徑前無閤砭廢藥瘍扶昏剔瞶波濤汙汙
東入于海姬淪劉亡文弊辭靡引商召羽偶六駢四
組綉芬葩不見粉米公於其間鷹揚虎視發揮奧雅
揀斥浮累巍然高山為衆仰止栖遲椽曹翺翔書府
如鷲之鶚如新之楚出貳于越究問疾苦屬歲大歉
稼荒于畝興積于民發歲于庾既助既補裹糧含哺
式誥式呼謂公父母一麾出守六上郡計振張領目
補葺利弊庭不留訟獄無濫繫勞之來之鰥寡以遂
公殿海服有命來覲帝曰汝賢母遠王室其代予言
汝且輔弼五聖大典唯公紬繹百官正名唯公訓勅

忠言嘉謀入則造膝公用不既公志不卒偉望廣譽
如星如日石可磷兮公名不沒

哀詞

皇受命而熙洽兮實千祀而一時協泰觀而四塞兮
與盛德其俱升麟鳳出而旁午兮猶氤氳而扶輿篤
生我公兮以文章為世師公神禹之苗裔兮肇子爵
而鄩封逮去邑而為氏兮季葉汨其南征祖騫翔而
績著兮考蹇跼而文鳴公既生而多艱兮踵祖武而
好修既輕車又良御兮遂大赦乎厥詞發天人之奧
秘兮約六藝而成章元氣含而未泄兮洞芒芴而宵

冥挽天河而一瀉兮物應手而華昌揖楊馬使先路
兮咸告公曰不敢彼崔蔡之紛紛兮孰云窺其藩翰
辰來遲而去速兮固前脩以跋彙方盤礴而上征
兮遽相羊而補釐皇揆公之忠誠兮即商墟而賜環
紬史牒乎東觀兮裁誥命乎西垣典墳絕而復作兮
世爭覩而快先正經緯乎終古兮配維斗而昭然變
化詭而難常兮雖司命其或昧忽遭艱而去國兮遂
銜哀而即世述作紛其具存兮悵爽靈之焉詣信百
年纔斯須兮遽電滅而歛逝天不憖遺一老兮固縉
紳之所傷矧不肖以薄技兮早獲進於門墻路貫江

宋本

宋本纔

主成

而脩阻兮曾莫奠乎酒漿悲填膺而第鬱兮聊自託於斯文

挽詞

陳思道

宋本無此三字

早棄人間世真從地下游。丘原無起日江漢有東流。身世從違裏功名取次休。不應須禮樂始作後程仇。又

作程仇

精爽回長夜衣冠出廣庭。勲庸留琬琰形像付丹青。道喪餘篇翰人亡更典刑。侯芭才一足白首太玄經。

壬子四月三日得世都旋以事滯留竭盡一百三力補臨何義門園點四鼓乃畢燈炮自倦脫誤強不能免也 沅地

續附南豐先生行狀碑誌哀挽卷五十一終

重刊元豐豆類藁序

文章與氣運之隆替相關信不偶然也。宋興五星聚奎文運大盛然猶至於六七十年而後歐陽公卓然以古文振起於天下。當是時又有如蘇老泉父子王介甫曾南豐諸賢相與和之故。

和

能不變五代之陋上追西漢先
秦之古雅也斯豈偶然哉南豐
先生天資高學力超詣其所得
宏博無津涯所趨則約守而恕
行之其言之而為文亦雄偉奔
放不可究極要其歸則嚴謹醇
正推其所從來實嘗師友於歐
公之門而其所自負則先正謂
其要似劉向不知韓愈氏為何
如於戲先生所際如是所學所
行如是所從來所抱負又如是
其文足目鳴世而並稱歐蘇王
曾四大家又豈偶然哉洪家食
嘗嘗覩先生元豐類藁於邑之

元氏欲手鈔之而未暇及朞則已為有力者所取去矣其後宦游京師閱館閣雒有此書目而其帙皆留玩於他所回又竊嘆不獨其文不偶然雒讀之亦不可偶得也歲之四月洪疾得告南歸過宜興訪友人鄒大尹孟旭宿留累日為洪道其始得類藁寫本於國子司業毘陵趙公琬謀刻之繼又得節鎮南畿工部左侍郎廬陵周公忱示呂官本彼此叅校刻梓成矣試為我序之洪曰嗟夫是書之行亦豈偶然哉有數存焉耳蓋唐自韓

南豐文集 卷之三
柳至宋三百餘年始有歐蘇王
曾出而繼之自宋歐蘇王曾至
今

大明又五百餘年矣而我

列聖誕布文命于四海亦八十年
於茲所謂文運與氣運正當會
合亨嘉之日也得無名世者出

且繼歐蘇王曾歟此先生之文
所以始於周趙二公而刻成於
大尹以盛行於世而為世學者
之楷範也豈復有區區不得讀
斯文之歎哉洪不能序斯文亦
有不待序而行者獨惟大尹之
刻本不為無補於世無功於學

者不可使其無聳也故忘其淺
陋為僭書此於篇端焉大尹名
旦孟旭字也世為樂安故家知
碭山宜興二縣事所至多惠愛
及民而律已尤嚴若大尹可謂
賢也矣昔

正統十二年歲舍丁卯夏五月

辛亥

賜進士翰林脩撰樂安姜洪序

元豐類藁後序

僕嘗讀舍人王公所著南豐先生文集序喜其有波濤煙雲三軍朝氣之語足以摹寫斯文之妙及觀紫陽夫子序公家譜甚恨世之知公者淺而後未敢以前言為可喜也公先世亦魯人常欲抽瓣香脩桑梓敬而未能大德壬寅春假守是邦既拜公墓又獲展拜祠下摩挲石刻知為魁樞千峰陳公名筆至品藻曾蘇二公文則獨以金精玉良許曾文之正信乎曾文定之文價至陳文定而後論定也公餘進學官諸生訪

舊本謂前邑令黃斗齋嘗綉諸梓後以兵燬夫以先生文獻之邦而文竟無傳守烏得辭其責廼致書雲仍留畊公得所刻善本亟捐俸倡僚屬及寓公士友協力鳩工摹而新之踰年而後成其用心亦勤矣後必有不汲汲於它務者憫其勤而壽其傳斯無負

雪樓先生品題云大德甲辰良月東平丁思敬拜手書于卷尾

昔南豐曾氏之文與廬陵歐陽氏眉山蘇氏臨川王氏並稱名家而皆有集板行于世碩今歐蘇王三集世有印本獨曾集散逸無傳近世士大夫家蓋少得見其全集者予鈔錄此本藏之巾笥久矣嘗議重刻諸梓與三集並傳而力不逮比宜興縣尹樂安鄒旦孟旭考秩來

京訪予太學間論及曾文而孟旭亦以世不多見為憾予因出所藏以相示孟旭閱之而喜曰宜廣其傳遂屬其回任取梓刻焉板成徵言以

識其後嗟乎曾氏之文粲然如日星之麗天而光耀不可掩焉者固無俟乎予言然後之君子不為古文則已苟欲為之要不可不取法於此猶離婁公輸子之欲成方圓而必以規矩也孟旭尊崇先正篤意斯文而為此義舉其好善懿德何可以不書哉庸題末簡以識其成云

正統十二年七月七日毘陵後學趙琬識

重刻元豐類稿跋

南豐曾先生所著元豐類稿詩九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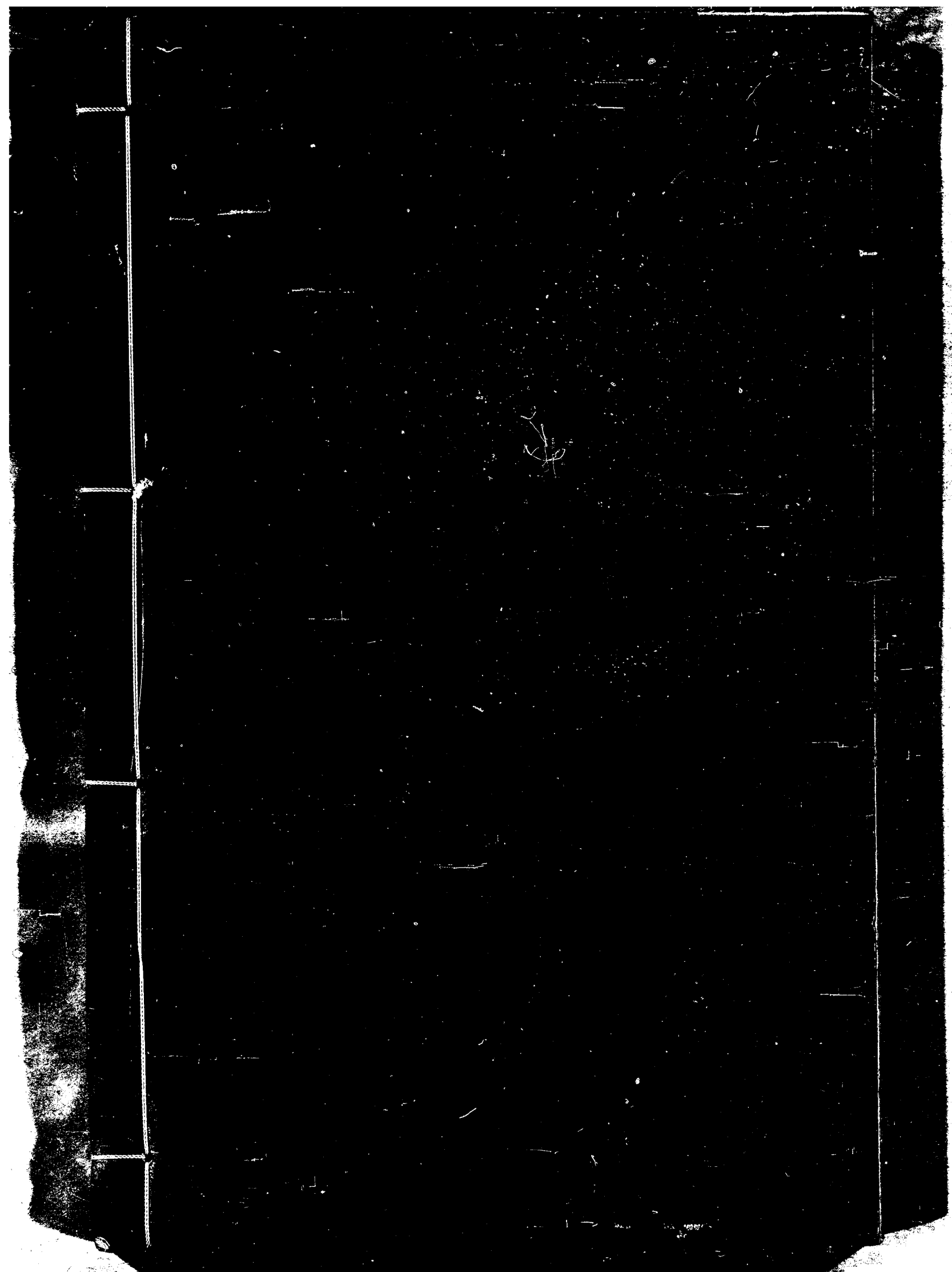
卷宜與原有刻本傳于世知南豐事楊君參謂先生邑人也流風餘韻猶有存者况文乎乃以宜興舊本命工翻刊以傳盖欲邑之學者人人有而誦之孟軻氏所謂誦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

學者誦先生之文則知先生矣知先生
則於感發也特易易焉耳參身任師帥
欲學者景行鄉之先哲可謂善於教歟
書之簡末豈徒識乎歲月亦著參所存
所施異於人云

後學長樂謝士元書于思政堂時

成化壬辰六月也





南豐先生元豐類藁五
十卷續附一卷

宋曾鞏撰

明隆慶五年邵廉刻本〔傅增湘
校跋並臨何焯校跋〕

八冊

共撮2捲 2:1 卷首至卷42
2:2 卷43至卷50. 續附.

本部书完

书 号 8444

本片卷含 卷43~卷50. 續附